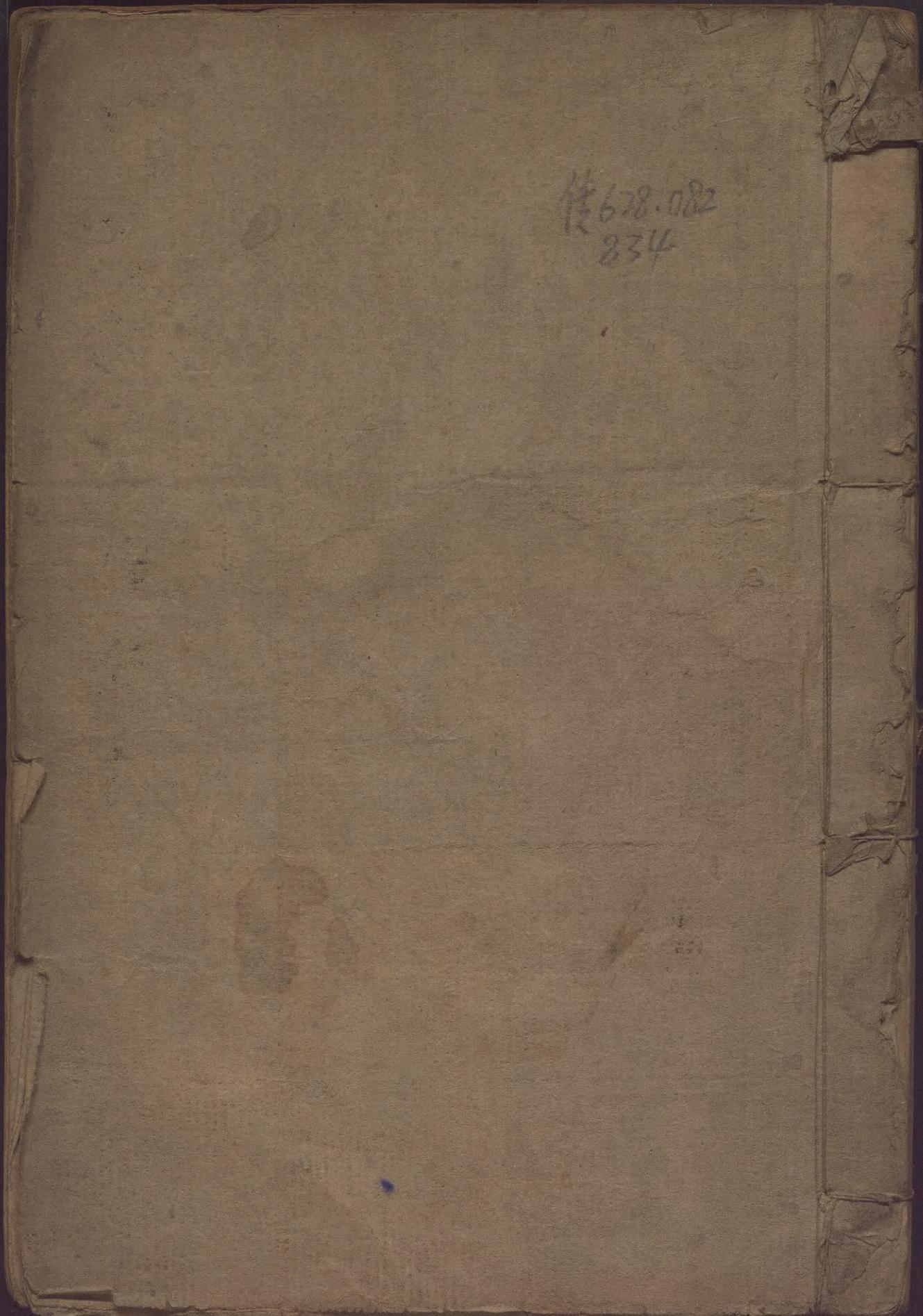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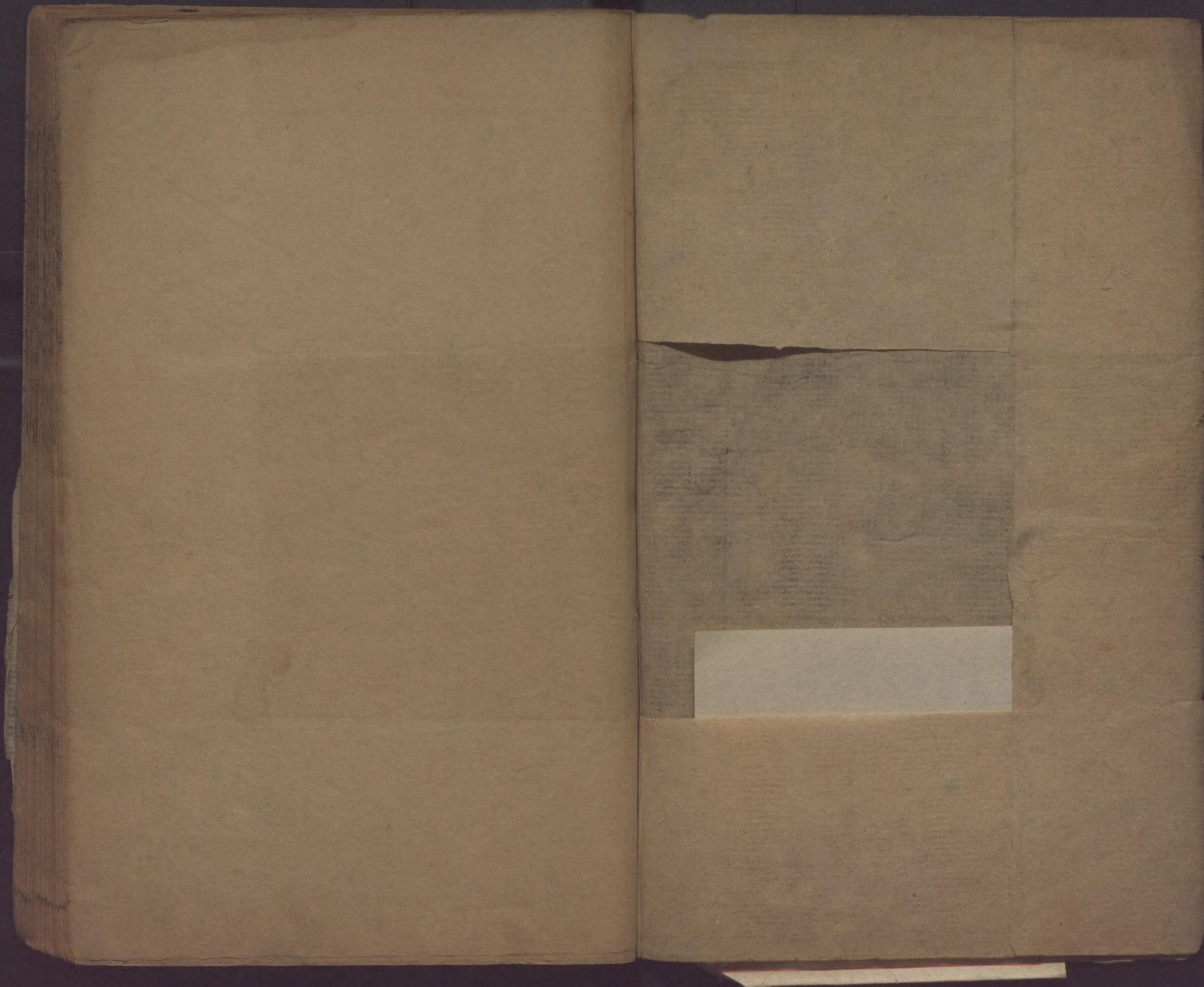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後678.082
834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所習在先生身六

源子癸未倫李上陽王非賢十先生年

兩字既及則直以或聯字上

身繁開有或補谷

信節君若片功

長而功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顏習齋先生年譜序

源于癸未。价李子剛主執贄于先生。是歲先生歿。時源在關中。既反。剛主以所輯先生年譜使源訂。源爲稍易體例。芟繁。間有所補益。既成。爲之序曰。孔孟以前無所謂儒者。儒卽君若臣。功卽德。治卽教。孔孟窮而在下。始以儒名。然德卽功。教卽治。視二帝三王。益臯伊傅周呂。寧有殊哉。先生嘗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蓋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經天緯地。盡性贊化之能。一歸于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噫。此聖人之澤。所以不被于天下者。二千年于茲也。先生崛起。無師受。確有見于後儒之高談性命。爲叅雜二氏。而

亂孔孟之真確有見于先王先聖學教之成法非靜坐讀書之空腐確有見于後世之亂皆由儒術之失其傳而一復周孔之舊無不可復斯民于三代于是砥行礪德一以禮樂爲準射御書數並成其能毅然謂聖人必可學而終身屹屹于困知勉行無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弘濟蒼生爲心於戲先生年譜具在可考而知也譜自三十歲以前剛主據先生戊辰自譜及夙所見聞者爲之以後則據日記後之學者苟能以先生之學爲學絕去空虛文字之習合體用經權文武爲明親一致之功何德不可就何治不可興何亂不可除而三代之盛何不可以再見乎源與剛主及及門弟子共勉之且願與天下

後世之有志斯道斯民者共勉之矣

昔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季秋大興門人王源頓首拜撰

凡例

一顏先生年譜甲辰三月以前本之先生追錄稿及堦所傳聞以後皆採先生日記然日記共七十餘帙嘉言卓行不可勝收又堦守先生省減讀覽之戒每歲日記不下七八十葉堦修年譜起乙酉六月二十有五日記八月十有二日除應他事外一日務完一歲則其涉獵而錄出者畧亦甚矣故每言如有再為修譜者將其日記節錄尚可得五六編編各不同皆可傳世亦一快也

一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而集其成然秦火以後興衰劃然一分漢唐之士抱殘守缺宋明之士偽襲僭篡而聖道幾委于地矣先生崛起而尋隆緒全體大用煥然重

明天心世道所關非渺有志者詳諦之可以興矣
一孔子不可得而見矣然子以爲孔子生知安行如魯論
鄉黨所載人或尚疑高遠以爲非中材可以步趨先生
年譜日日改過時時省躬雖愚柔觀之亦不可托言自
諉也誠爲後人作聖模範且講道透快剖陳世故剴切
修己治人之方皆具于是

丁先生平居教學每歎先儒伐異黨同虛學欺世一次河
北諸儒爲孫徵君祝壽王五公先生代先生作一詩後
先生以書規曰祝徵君鄙意也但其不知而代爲吟咏
則非立誠之道矣其嚴如此故今譜先生功過並錄一
字不爲饒飾以守先生之教也王崑繩規我曰詞類非

述尊書體可易而婉之子曰謹受教然終無曲隱者

一先生交游論定者各附小傳或謂先生年譜不宜傳他
人然先生會友輔仁之學見于是焉故寧贅勿削
一 是編成王子崑繩訂之實裨不逮然終愧識淺學薄不
足寫狀先生或再有賜訂者萬乞無吝金玉

丁亥七月李埭識

顏習齋先生傳

顏習齋先生名元字渾然博野人父景爲蠡縣朱翁義子
遂姓朱爲蠡人先生孕十四月而生生之日人望見其居
上有氣如麟忽如鳳皆驚異既生啼甚壯有文在手曰生
吾日中足紋蟬翅甚密時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畿
內兵先生父被掠去遼東甲申鼎革癸巳爲庠生名朱邦
良先生幼穎異讀書二三過輒不忘學神仙導引取妻不
近既而知其妄乃益折節讀書朱翁以訟道先生被繫而
文日進塾師異之歎曰此子患難不能動豈可量乎年二
十餘尊陸王學未幾歸程朱初先生父被掠去久之無音
問母亦他適先生時思父涕泣而事朱翁媪至孝初不知

父非朱氏子也。翁納妾生子晃，稍疏。先生後更讒害謀殺之。先生孝愈篤，媪卒，泣血數日，毀幾殆。朱氏一老翁憐之，私謂曰：若過哀，徒死耳。若祖母從來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訪之信。及翁卒，乃歸顏。自宋周濂溪得陳搏僧壽涯傳，以魏伯陽水火匡廓三五至精爲太極圖，言性與天道，主靜立儒宗。程朱因之，謂之道學。以爲遠述孔孟，高出漢唐諸儒上，實雜佛老，非孔孟之真。故秦漢以來二千年，天下不得儒者之用，並佛老爲三教。而世運以雄俠爲興衰。先生初奉程朱甚謹，後以居媪喪，覺家禮有違性情者，較以古禮非是，因悟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靜坐禪也，讀書講注

空言也。于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以教名其書。曰習齋，帥門弟子方行孝弟存忠信，曰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火水，堂上琴竿弓矢，等皆曰森列。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乾坤之既，莫甚于釋老之空無。宋儒之主靜，故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孫徵君奇逢，容城人，時講學河北，先生與之書曰：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雜以習染，而謂之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孔門身通六

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乃陰陽之秘寄于易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靜破外無
餘功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卽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
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誨正之以
輓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顧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競先生
合而同之意甚盛然元竊以爲朱陸卽獨行于天下或合
一同行于天下而終此乾坤亦只爲兩宋之世終此儒運
亦只爲空言著書之學豈不可爲聖道生長長太息乎先
生將何以處此也又與太倉陸世儀書曰漢唐訓詁魏晉
清談虛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天地育萬物
者不見于天下以致佛老猖熾大道淪亡宋儒之興善矣

乃修輯注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謂孝弟
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
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著存性
編謂理氣皆天氣質雖殊無惡也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
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著存學編明
堯舜周孔三事太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道不在章句學
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乃
二千年來無人道而元獨爲之惴惴焉恐涉偏私毀謗前
賢以自是頃聞先生先得我心喜而不寐故奉書左右祈
一示宗旨使聾瞽得所尊奉爲依歸斯道幸甚世儀號桴
亭隱居不仕著思辨錄學教以六藝爲本言性善卽在氣

質與先生所見畧同云先生既歸宗欲尋親時方亂且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反既而果得其踪于瀋陽歿矣一女適人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招魂題主奉而歸遂弃諸生終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晦明責實在予予敢偷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卜肆于開封以閱人所遇甚衆倡實學明辯婉引人多歸之然執宋儒之見者比比未能化也商水李子青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是耶先生謝不敏子青曰拳法諸技本君欲習此先習拳時月下飲酣子青解衣演諸家拳數路先生笑曰如是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擲竹拜伏地曰吾謂君

學者爾積至此乎遂淡相結使其三子以從者又于開封市上見一少年甚偉問其姓字沽酒與飲叩其志不凡半醉起舞爲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徬徨徬徨良久鶴鶴舞雙眸爛爛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環珥少年朱越干也蓋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杰無貴賤莫不淡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三代爲苟道舉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諸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又著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乃隱居數十年不見用于世且老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

而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
燦修之請先生往設教辭三聘始往為立規制甚宏中曰
習講堂東一齋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一
齋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孫吳諸子兵機攻守營陣水陸諸
戰法射御技擊等科東二齋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制
誥章奏詩文等科西二齋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
等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西曰帖括齋皆北向凡習程朱
陸王及制舉業者居之欲羅而致之以引進之也北空二
齋左接賓右宿來學門外左六房設客榻右六厦容車騎
東更衣亭西射圃堂東北隅庖廚倉庫西北積薪立學規
甚備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乃先生至即雨經月不已

日益甚書院臨漳漳水盛溢瀾漫七八十里人跡絕垣圯

堂舍悉沒先生歎曰此天意也乃辭歸文燦與門人不能

留俱痛哭送之于是先生之教亦不能大行焉先是自孫

徵君外先生自謂父事者五人曰刁文孝名包字蒙古神

高隱字學者私諡曰文孝先生曰李孝愨名明性字洞初蠡人高隱曰張

石卿名羅詰清苑人殉難光祿寺卿羅彥之弟高隱曰張公儀名泰鳳寧晉人崇祿舉人高隱曰

王五公名餘佑字介祺新城人隱而朝夕共學者曰王養

粹字法乾蠡人棄諸蠡隱其後諸君子相繼歿養粹亦亡先生泣然

曰吾無與為善矣天乎其終棄予也乎然進修益刻厲不

懈年七十寢疾七日而卒卒之時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尚

可為若等當積學待用言罷而逝先生生平不欺暗室年

三十與王養粹共爲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歎逐時
自勘注之嘗暮行委巷中背癢欲搔旋自省曰昏巷無人
容貌不莊何以服鬼神又嘗曰吾尊孔學而抑程朱苟一
事自欺何以迓程朱之鬼責故勇于改過以聖人必可學
動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有聖人之目乃遭人倫之變
艱危貧阨終身一子殤遂無子以族孫爲之後而傳其學
者李孝慤先生之子璫一人而已

王源曰孔孟不得志天下變爲秦王道熄而天下無復能
平矣非明行其道之無人哉宋儒自謂能明能行而道其
所道愈失其真先生起而辨正之躬行以實之古今剝復
之分不在是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堯舜君民之業
終不獲親見于其身亦可惜矣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李塔纂

門人

王源訂

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十一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顏諱元字渾然號習齋父諱景博野縣北楊村人蠡縣劉村朱翁九祚養為子遂姓朱為蠡人妻王氏孕先生十有四月鄉人望其宅有氣如麟忽如鳳遂產先生啼聲甚高七日能翻身適園發井因乳名曰園兒數月後母瘡損一乳乳缺朱媪抱乞孀隣媪不得則與朱翁嚼棗肉胡麻薄餅交哺之先生頂圓後一凹髮少年甚長晚歲尺許面方腴少紅白色晚蒼赤隱白

顏習齋先生年譜

卷上

三

顛微時準方正而鉅孔有蒙睛黑白分中年病目上瘡
左目遂眇然卒視之若目睛如故者左眉下瘡痕如橫
小棗核眉晚出毫三五耳有輪郭珠垂額豐博橫有紋
天庭一凹大指頂口方正有髭豐下鬚約四寸左右髯
五六株兩輔各一志生毫二寸餘身五尺胖白手紋生
字掌紅潤舌有文曰中足蟬翅文甚密其言中行潔之
象乎朱翁號盛軒有才智少爲吏得上官意滄桑變
偕衆守蠡城及劉村有功妻劉氏無出父景形貌豐
厚性朴誠膂力過人愛與人較跌善植樹

丙子二歲

丁丑三歲

戊寅四歲

冬畿內警兵至蠡先生父不安于朱遂隨去關東時年
二十有二自此音耗絕

己卯五歲

朱翁爲兵備道稟事官移居入蠡城

庚辰六歲

崇禎十三年歲凶人相食朱翁納側室楊氏

辛巳七歲

朱翁爲先生訂張氏女爲室女長先生一歲博野
莊李芳潤女因亂棄野蠡人張弘文收爲女至是弘文
爲道標巡捕官故聯姻

壬午八歲

就外傳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蓋先生之學自蒙養時卽不同也

癸未九歲

朱翁時以錢給先生令買餅餌先生俱易筆

甲申十歲

三月賊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五月

大清兵入是爲順治元年先生嘗言曾戴藍城晉巾二頂明之服色也

乙酉十一歲

始學時文 朱翁側室楊氏生子晃

丙戌十二歲

吳師洞雲納婢生子妻棄之櫪下先生連血胞抱至家告朱媪劉乳之吳妻怒捶其婢奸逃復道之朱家匿之乃緩頰洞雲夫妻卒還養子遂成立然終以吳妻怨怒不得從吳遊矣 母王氏改適

丁亥十三歲

蠡生員蔣爾恂明戶部主事蔣範化子也以累入城殺知縣孔養秀稱大明中興元年朱翁挾先生辟之博野爾恂東畧河間衆敗遁去乃還里 從庠生賈金玉學

戊子十四歲

看寇氏丹法遂學運氣術。見斥奸書知魏閻之禍忿然累日夜恨不手刃之。

己丑十五歲

娶妻不近學仙也。

庚寅十六歲

知仙不可學乃諧琴瑟遂耽內。又有比匪之傷習染輕薄。朱翁爲先生謀賄入庠先生哭不食曰寧爲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先生對畧曰淫邪情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情肆不侵而四體自康和矣。亂臣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賈國之民也。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靖息而兩間熙皞矣。縣幕客孫明明大奇之。試四書文亦異。迎見如上賓。騎遇輒下。朱媼之母王氏患瘡先生日爲拭血穢不倦。後卒祭其墓者二十年。

辛卯十七歲

浮薄酣歌如故。冬會友夜讀書二三過輒不忘。

壬辰十八歲

習染猶故也。然无外欲。雖邪媚來誘輒峻拒之。

癸巳十九歲

從賈端惠先生學習染頓洗而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

訊作文倍佳。端惠喜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凡人乎！一日役繆之行，遇妓揖不顧，役曰：此而敵所媿者，盍求之。解先生笑不答。大書其前室曰：養浩堂。未幾入庠，諱邦良。訟解，因思父悲不自勝。端惠名珍，字襲什，蠡庠生。幼有文名，長莊慤，厭蠡城紛囂，棲西北野，從而居者廿家。因名廿家莊。攝邑篆，劉公請見不往。懸扁餽儀，以致之，亦不往。及釋任，公乃往謝。一姻屬捕廳有訟，艱包苴，曰：聞汝賈文學，媼也。持渠隻字來，卽免。端惠笑曰：必令媼有進寧貸之財耳。字不可得也。禁及門，結社酣歌。及子弟私通饋遺，先生遵其教，故力改前非。及卒，先生爲持心喪五月，私謚曰：端惠先生。

甲午二十歲

訟後家落，告朱翁曰：時輩招筵構會，從之喪品，不從媒禍，且貧不能措城費，不如旋鄉居。翁遂返鄉，以年邁日費盡責之。先生身任之，耕田灌園，勞苦淬礪，初食藟稗如蒺藜，後甘之，體益豐。見者不以爲貧也。與鄉人朱參兩、彭恒齋、趙大若散逸翁父子友。參兩名湛，端謹士也。恒齋名士奇，頗有學。先生嘗與究天象地理及兵畧，初負節高尚，後技癢，以拔貢康熙四年授長洲令，厲禁婦女遊虎丘，欲有爲，終累繁劇失官卒。大若少學問，麤直先生，每謂其能攻已過也。而友之。散逸翁姓彭，名之炳，能詩，字善飲，爲莊老學，子通亦如之。更

工畫雖極貧困夷然無累也炳弟之燦甲申後棄家出南遊蘇門至順治戊戌謂孫徵君高薦馨曰吾不願生矣遂坐餓死于百泉之嘯臺

乙未二十一歲

閱通鑑忘寢食遂棄舉業雖入文社應歲試取悅老親而已

丙申二十二歲

元日望東北四拜父大哭慟作望東賦以貧爲養老計學醫

丁酉二十三歲

見七家兵書悅之遂學兵法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

技擊亦學焉源按宋儒不知兵以橫渠之才一講兵法卽爲范公所斥其屈于遠復辱于金元不亦宜乎先生初學未幾卽學兵法此所以遠邁宋儒直追三代經世之學也

戊戌二十四歲

始開家塾訓子弟王之佐彭好古朱體三從遊名其齋曰思古自號思古人謂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舉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田賦陣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好古父通號雪翁以往來孫徵君刁文孝間也時作道學語先生問之乃出薛文清王文成蔡文莊指要及陸王要語復言孫刁行蹟先生澹喜陸王手抄要

語一冊 漸爲人治疾

巳亥二十五歲

三月初六日將之易州歲試生子名之曰赴考 抵易
訪王五修于山厥訂交五修名之徵保定新安人孫徵
君高足安貧志道自號尋樂子 作大盒歌畧曰盒誠
大兮誠大盒大盒中兮生意多此中釀成盤古味此中
翻爲叔季波興亡多少藏盒內高山拍掌士幾何此處
就有開匣劍出脫匣外我婆婆小盒歌畧曰盒誠小兮
盒誠小小盒生意亦不少箇中錦繡萬年衣就裏佳箇
千古飽如何捧定無失却如持盈御朽索忽而千里向
誰覓返而求之惟孔老識得孔叟便是吾更何乾坤不
熙暉嗚呼夫不知哭得乃知笑

庚子二十六歲

得性理大全觀之知周程張朱學旨屹然以通自任期
于主敬存誠雖躬稼腴膩必乘閒靜坐人羣譏笑之不
恤也 一日朱翁怒不食三請不語大懼辟席待罪又
祇請呵曰汝棄身家耶蓋聞人議先生不應秋試也謝
曰即赴科考遂入京 寓白塔寺椒園有僧無退者大
言曰念經化緣僧猶汝教免站營財秀才叅禪悟道僧
猶汝教中舉會試秀才先生曰不然吾教中中舉會試
秀才正是汝教念經化緣和尚吾教自有存心養性秀
才僧又侈誇佛道先生曰只一件不好僧問之曰可恨

不許有一婦人僧驚曰有一婦人更講何道先生曰無
一婦人更講何道當日釋迦之父有一婦人生釋迦才
有汝教無退之父有一婦人生無退今日才與我有此
一講若釋迦父與無退父無一婦人並釋迦無退無之
矣今世又烏得佛教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講乎僧默
然頰首踰日復來先生迎謂之曰無退參禪悟道連
何輕出禪關也曰僧之削髮師卽生父母參禪師卽受
業師今憫衆寺和尚某削髮師也將歸西矣貧無葬
募竣事耳先生曰吾知汝不募緣久矣今乃爲卽生父
母破戒非卽孝親之意乎曰然僧紹興人因詰之曰紹
興有父母否曰無有墓否曰有孰拜掃乎曰有兄先生

曰卽生父母尚多一卽字遂破戒以盡孝真父母直何
如乃舍其墓于數千里外而不省舍汝兄于數千里外
而不弟此際不當一思歟僧俯首泣下長歎口至此柰
何曰未晚也足下年方富返而孝弟何難先生行後无
退南歸設教于西五夫村徐之琇等從遊

辛丑二十七歲

先生晝勤農圃夜觀書史至夜分不忍舍又懼勞傷二
念交爭久之嘗先吹燭乃釋卷 祁州刁非有以母壽
托彭雪翁求詩先生因兩書問學俱有答書入祁拜謁
得其所輯斯文正統歸立道統龕正位伏羲至周孔配
位顏曾思孟周程程張邵朱外及先賢虞龔 非有名

包祁州人舉天啓丁卯鄉試嘗曰作時文不作古文者
文不文作時人不作古人者人不人甲申聞變設烈皇
帝主于所居之順積樓斬衰朝夕哭臨闕命敦趣七書
拒之幾及難遂不仕孝母研程朱學蔚州魏敏果公象
樞甚重之月送日記求正所居立益友龕朔望拜及卒
江南高棗旃等公呈當道入主東林道南祠五公山人
私謚曰文孝

壬寅二十八歲

時爲康熙元年與郭敬公汪魁楚等十五人結文社立
社儀至日夙集社長焚香同拜孔子四起分班長東幼
西北上再拜遂列坐各據所聞勸善規過或商質經史

說乃拈題爲文先生嘗言敬公端恪不面折過禮畢嘗
秘授一小封規失敬公構文好步思先生或對衆有溢
語輒遙讀曰願无伐善先生浚投好爲子赴考聘其次
女敬公名靖共蠡庠生通州任熙宇聞先生名寄書
言道不外飲食男女應事接物之間惟在變化氣質力
行不倦先生答書云君抱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以
其長刀筆也熙宇又書至日凡譽人失實卽已身離道
僕之駑下輕誣以蕭曹卽道丈須臾之離道先生展書
竦然感佩每向人道之後復書至規先生進銳恐滋退
速

癸卯二十九歲

朱翁及側室楊子晃與先生日有間言先生不知其父
 非朱氏子第以為翁溺少子耳奉翁命與朱媪劉別居
 東舍盡以南王滑村民田讓晃劉病劇先生禱神求假
 壽跪伏昏仆忽聞空中聲若大鼓者六病頓瘳日之西
 舍事翁如常 作文社規勉會友共力聖道 作求源
 歌示門人畧曰六經註腳陸非誇只須一點是吾家廿
 史作歛經作斲誠敬桔槔勿聞歌去層沙壤又層泥
 滾源頭便在茲溉田萬頃均沾足滌盪污塵如洗厄小
 子勿驚言太遠試為闕塞負一畚辛未年後先生追
 之識曰此與大小盒歌乃予叅雜于朱陸時所作也幾
 許虛憍幾許幻妄周程所謂孔顏樂處陸王所謂先立

其大致良知與釋氏之洞照萬象自謂極樂世界者想
 皆以此也一追憶之堪羞堪恨使當日而即死也豈不
 為兩間妄誕之鬼哉堯舜周孔自有正途錄之以為同
 病者醒而彼三途者亦不得以此誤人矣 聞王法乾
 焚帖括讀經投佛像于井居必衣冠率家眾朔望拜祖
 祠父母相其生母拜嫡母人曰癩先生曰士皆如此癩
 儒道幸矣馳書獎之後又聞法乾自稱真武化身曰此
 則无輔而癩矣乃先達信十二月齋戒三日廿六日往
 拜之 王子法乾名養粹蠡之北泗人少狂放十六歲
 入定州衛庠嘗以文事從先孝愨于會孝愨語以道迄
 年十九奮然曰不作聖非人也遂取所讀八股焚之誦

五經依朱文公家禮行禮先生聞之納交為日記十日
一會考功過及後先生悟周孔正學王子終守程朱後
亦移其說曰程朱固一家學問耳每會二人規過辨學
聲色胥厲如臨子弟少頃和敬依然大約先生規王子
腐曠而王子規先生以流雜霸也初王子志聖學力于
行習禮習射習舞退食輒令門人站班高聲歌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子竦起拱聽乃退已連遭妻
子喪心頗冷因嗜南華至謂孔學亦佳有益于中人先
生力攻之數年乃出生平以明理為學自慊為驗于非
道事非道人收視靜坐不屑一睇也或盜其柴曰吾欲
周之非渠盜也糧被竊人以告曰不我竊當誰竊者遭
禮祀炊忻然曰今乃得貧之益也嚮家人不勤比皆力
作矣一驂死曰吾每念命蹇牛或斃天乃斃驂而不
斃牛幸也其善處拂逆類如此

甲辰三十歲

正月四日王法乾來答拜約十日一會會日焚香拜孔
子四乃主東客西再拜主人正客座客一拱主人下同
客揖客為主人亦然乃就坐質學行勸善規過三月與
王法乾為日記先生序之曰月之十七日法乾王子謂
子曰邇者易言意日記所言是非多少相見質之則不
得易且多矣予曰豈惟言哉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
日逐時記之心自不得一時放身自不得一時閒會日

彼此交質功可以勉過可以懲王子喜于是爲日記

四月行家禮朔望隨祖拜先祠四拜祖父母四東向拜父四元旦冬至則六拜拜先聖孔子四拜炎帝黃帝四以行醫也日寅起掃先聖室揖掃祖室祖母室昏定晨省揖出告反面揖經宿再拜五日以往四拜院亦自掃有事乃以僕代躬耕耨灌園鋤蕪暇則靜坐五月定每日躬掃室令妻掃院晨昏安祖枕衾取送溺器冬炙衣夏扇進祖食必親必敬妻供祖母枕衾飲食終日不去衣冠讀書必端坐如古人面命朔望前一日齋戒勉力寡慾十五日起甚早行禮畢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覺和適修齊治平都在這裏源按宋儒靜坐與

二氏何殊先生當日原遵此學後乃能脫去窠臼直追孔孟正傳豈不異哉柳下坐記曰思古人引僕控驟披棉褐馱麥里左僕稜獨坐柳下仰目青天和風冷然白雲聚散朗吟程子雲淡風輕之句不覺心泰神怡覆空載厚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物事微閉眸觀之濃葉蔽日如綠羅裏寶珠精光隱露蒼蠅繞飛聞其聲不見其形如躋虞廷聽九韶奏也胸中空焉洞焉莫可狀喻孔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知作何心景今日或庶幾矣所愧學力未純一息不敬卽一息不仁一息不仁卽一息不如聖不如天以當前卽是者如隔萬重矣吾心本體豈易見也哉雖然亦可謂時至焉矣一時之

天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天有以異乎。密克復之功如天之於穆不已。豈不常如此時哉。辛未後自錄而識之曰。暑月被棉馱麥。貧且勞矣。猶能自娛。不謂之窮措大微長不可。然卽生許多妄想。爲如許大言。嘗論宋儒之學。如吹猪勝腕。以眇小爲虛大。追錄之自懲自勉也。塔以爲此禪悅也。而宋儒誤以爲吾心之仁體。聖學之誠敬。所謂主一無適。灑落誠明者。皆此也。是指鹿爲馬矣。存養遂岐于異端矣。豈祇虛大哉。約王法乾訪孫徵君。以事不果。徵君名奇逢。號鍾元。容城人。成童卽交定興鹿忠節公。善繼道義氣節共淬磨。十七歲舉鄉試。居憂廬于墓。時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爲魏璫所陷。下獄。徵君與鹿忠節公父正張果中。燕匿其子弟。釀金謀完擬贓。時稱三烈士。鼎革後移居輝縣之夏峯。鹿忠節公夙與徵君講學。宗姚江。及後徵君過東昌。訪張司空鳳翔。鳳翔主晦庵。徵君遂著論調和朱王。而接人樂易。道量甚廣。兼以氣誼鼓舞天下。故從遊者甚衆。明清間徵聘者累次。皆不就。天下稱之曰孫徵君云。六月與王法乾纂灑掃應對進退儀注。作勺詩舞節。按勺詩舞節。塔從學時。先生以儀節未備。亡其槩。塔後輯勺歌舞儀具。小學稽業。時往隨東村看嫁母。夜聞風雷。必起坐。食必祭。閏六月朔望偕妻行禮。已而夫妻行禮。身南面起拜。再妻北面不起拜。四。八月九日欲視非禮。忽醒。

遂止。往耕田，行甚敬。日雞鳴，夙興。二十二日，妻

不敬，愧無刑于之道，自罰跪。朱媪命起，妻亦悔過，乃起。

自勘過，易怒多言。九月三日晚，坐側覺，卽正坐，又

躡履行，覺，卽納。定日功，若遇事寧缺讀書，勿缺靜坐。

與抄家禮，蓋靜坐爲存養之要，家禮爲躬行之急也。

朱翁疾，禱于醫神先祠，自此時病，藥餌服食，竭力，將以

敬。同王法乾訪五公山人問學，五公山人，王姓，諱餘

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弟皆宦于明，少有才譽。

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寇

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

馮子等起兵討賊，破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僞官，已而賊

敗。清師入，衆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峯頂，慷慨悲

歌，數行下，益博讀書，尤邃于韜鈴，嘗集廿一史兵畧爲

此書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遇敵

以決戰爲先，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于要害，曰

據守必審形勝，曰立制在有規模，曰兵聚必資屯田，曰

克敵在無欲速，又著通鑑獨觀，工詩字，豪氣清風，見者

傾倒。入蠡城，晤張鵬舉，文升，與論通鑑，勉以實修，于

內勿尚發露。內子歸寧返，塗失銀花，問曰：「反面禮行

否？」朱媪云：「失銀花不懌，何行？」曰：「失銀花小事，遽廢禮，大

得失當何如？」命行之。書范益謙，七不言，及正蒙數語

于記額，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

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
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媠戲媠
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正蒙云言有教動有
法書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思省察操存交濟
爲功近講操存不講省察故多過十一月四日馱棉
之五夫市騎至朱祖墓恐下不能上不下心則不安下
步至五夫乃知凡事心安勝于身安十三日子赴考
痘瘍慟甚猶強慰祖母及妻查禮不及下殤者以日易
月服十二日素衣冠革纓麻履常功俱廢惟事親儀不
廢十四日奠告以文畧曰自汝之稍有知也不訾人
不與羣兒鬪吾表弟三祝時與兒鬪輒引曰無然恐長

者嗔自汝能執箸也遇我之貧蔬精者麪白者以奉祖
祖母我夫妻食其粗黑汝孩赤當同老食汝每推取粗
黑祖母強以分輒辭曰奶老矣當食此自爾能舉止記
憶也每晨午飯後至我前正向肅揖側立誦名數歌三
遍認字三四句乃與我擊掌唱和歌三終又肅揖始退
汝所欲爲者畏吾卽止所不願爲者順吾卽起入人之
家玩好不取餅果之賜辭而不受遭吾不德與叔異產
少汝者寸草知私汝無分毫爲吾累未病一二日猶同
三祝行禮于祖又至東院拜祖母且笑三祝不揖而叩
傍鞠躬伏興以示之爾以六載之身于曾祖父母稱孝
孫于父母稱順子嗚呼慟哉二十五日復常功往北

泗會塗風寒射面側跨驢上忽醒曰豈可因寒邪其身
哉正之以明歲元旦祭先聖先靈二十一日戒廿八
日齊朱媪率先生內子亦致齊三日

乙巳三十一歲

元日書一歲常儀功于日記首常儀常功逐年酌定詳
後又書日記額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月朔日書
云操存涵養省察務相濟如環遷善改過必剛而速勿
片刻躊躇二月九日訪瑛父問學先生浚慕先君子
此後入蠡城嘗謁先子先子返鄉曹家叢途去先生居
伊邇不往報也先生同王法乾邀先子入會先子不往
復法乾書曰有道之士文章皆秋實浮狂之士道德亦

春華今足下與易直

先生存
朱時字

結道義交以文會友以友

輔仁愚知學問將大進矣氣質將大變矣英浮者其將
渾融乎矯強者其將自然乎圭角者其將沉潛乎愚于
二賢之好學因而思顏子之好學何其當時後世莫有
及也所以異于人者何哉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圓
也如愚或其所難及者卽在如愚乎曰如愚不惟不見
圭角亦聰明睿知之毫不露也卽實學之會子追而思
之亦惟曰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曾子之得于顏子浚哉承邀入會則愚不能
一居家多故二騎乘不便三質腐學薄無能爲役謹辭
又復先生問學書曰承下詢無可言必妄言之當涵養

沉潛煉至如愚光景則英姿不露浮俗全銷至此效孔子之無言可罕言可卽終日言有何不可故孔子于時然後言不輕爲公叔文子信也至涵養之功務以誠篤而已又復書畧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或易直至寒家不能相候或當往貴府不克必往此中有情理可諒也祈如君子之汪汪源按李先生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盩厔人明季諸生事親孝日雞鳴趨堂下四拜然後升堂問安親日五六食必手進疾侍湯藥潔拂厠牖夜間輾轉或寤噫咳則問睡苦若何思何飲食比三月如一且妻馬氏亦篤孝相之無違親歿毀瘠遵古禮三年事兄如父兄嘗怒而詈舉履提其面則惶恐柔色以請曰弟罪也兄胡爲爾氣得無損乎時年六十七矣初崇禎末天下大亂先生方弱冠與鄉人習射禦賊挾利刃大弓長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闇然毀晦足迹不履市闕念聖學以敬爲要顏其堂曰主一慎獨功甚密祭必齊盛暑衣冠必整力行古禮讀書乏膏火則然條香映而讀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值候比耦日光箕張審固無虛發元旦設弧矢神位置弓矢于傍酌酒祀之曰文武缺一豈道乎顏先生嘗謂生平父事者五人曰文孝張石卿王五公張公儀與先生也及卒率同人私謚之曰孝愨先生作婦人常訓三章備田卽存心于擔步夢自矢日臨財勿忘義見義生可

輕。一日耘蒜下雜蒿芎工細繁欲已思嘗言學耐煩
豈可任已便乎遂耘至半靜坐息片時耘終畦 王法
乾將赴真定先生贈之言曰千萬人中須知有已中正
自持千萬人中不見有已和平與物又云良嘗往祁常
思如與賢弟對則少過大凡人每如靜友在前可無大
失又曰人有一分意必未化即不能保不為伯鯨有一
分財色心未去即不能保不為桀紂有一分怨君父心
即不能保不為亂臣賊子 會友李貞吉達先君子候
言及半止先生詰曰不曾言圭角太露乎貞吉笑曰言
君能直規友惜少一人直之先生因乞言郭敬公徐藍
生規伐善 思人不論過惡大小祇不認不是即終身

真小人更無變換 一日開客至行急心亦忙忽思急
行耳心何必忙乃急步而緩心 王法乾批日記曰清
剛所長也似涉粗暴言語明盡所長也似少簡約先生
淡納之 五月增常儀事親必柔聲下氣 六月赴試
易州遇朔望望拜朱翁媪 七月訪張石卿問學石卿
曰敬者德之聚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所成者何事仁
而已仁須肫肫屯肉象也厚之至也石卿名羅喆保定
府清苑人甲申城守死難吏部主事張羅彥之弟也于
時棄諸生講學以仁為主對乞丐如賓貧甚非賢友之
周不受也一侄婦改醮聘金皆入其母家或尤其過廉
曰吾何忍食亡侄之婦乎卒後魏一鰲蓮陸立劉靜修

等五賢祠。祔食焉。王介祺來談經濟。自勸爲學。調
理性情甚難。定每靜坐以十四事自省。心無妄思。歟。口
無妄言。與耳無妄聽。歟。目無妄視。歟。足無妄走。歟。坐如
尸。歟。立如齊。歟。事親愛而敬。歟。居家和而有禮。歟。啓蒙
嚴而寬。歟。與人平而正。歟。對妻子如嚴賓。歟。讀書如對
聖賢。歟。寫字端正。歟。與王法乾言六藝。惟樂無傳。御
非急用。禮樂書數宜學。若但窮經明理。恐成無用學究。
堦按此時正學已露端倪矣。蓋天啓之也。始教內子
讀書。思敬則一身之氣皆上升。聖人以禮治天下。合
乾坤共作一敬。自然淑氣上騰。位育可奏。其所謂篤恭
而天下平歟。集會子言行。有所感。思父悲愴。思

所爲旣已離俗。居以渾木。猶可容世。而浮躁稜厲。始于
絕物。終于殺身。可不畏哉。乃擬勿輕與人論理。勿輕責
人過。非有志者勿與言學。勿露已長。十一月。晤先君
子。先子言冬日可愛者再。先生曰。教我矣。十二月。往
見石卿。石卿言性皆善。而有偏全厚薄不同。故曰相近。
義理卽寓于氣質。不可從宋儒分爲二。又言天者理而
已。是溷語。無極非是。訪呂文輔。文輔言四書朱註有支
離者。先生時宗程朱。皆不然之。問文輔天文。文輔名申
清苑人。習天文六壬數。講經濟。

丙午三十二歲

正月。定行見墓則式。見災異民變則式。式者。騎據鞍而

起在車憑箱而起。思日記纖過不遺。始爲不自欺。雖
閨室有疾不可記者。亦必書隱遯二字。至喜怒哀樂驗
吾心者。尤不可遺。二月王法乾謂曰。李晦夫先生言
吾子欠涵養。且偏僻。恐類王荆公。先生曰。某嘗謂如有
用我者。可諫議參謀。而不可以宰政總帥。亦自知耳。
朱媪耳聾。先生歎曰。人子不早自盡。至此雖欲柔聲下
氣。豈可得乎。定日記。每時勘心。純在則○。純不在則
×。在差勝則○。中白多黑少。不在差多則黑多白少。相
當則黑白均。三月看紀効新書。四月思學者自欺
之患。在于以能言者爲已得。勘靜坐心有所馳。目便
勁闔。忽忘則又睜開。必是主一無適。睫毛間乃得不卽
不離之妙。按以此爲主一無適。乃外氏之垂簾內視
矣。爲先儒誤。乃爾。不謂一轉而卽悟也。五月益日功
以訥言爲要。七月侍朱翁坐交股。覺卽開之。入京
秋試。拜尋遼東人。求傳尋父報帖。八月凡達友書必
下拜。接友書必拜。乃展。十一月思孔孟之道。不以禮
樂不能化導萬世。十二月思吾身不修。受病莫過于
口。吾心不正。受病莫甚于慾。除夕寫先儒主稱周濂
溪爲先聖。璫按先生亦嘗稱朱子爲聖人。卽宗信之。亦
何至是。蓋先生性篤摯。銳往故。早年見似而以爲真也。
丁未三十三歲。

年儀增過祖墓經時四拜。月再拜。旬揖。望墓式。先生

以先君子不答拜稍疎。二月朔日。曰：此非所以親賢也。復入城謁先子。先子言行古禮。必以誠。先生約翌日。再會。及次辰。至。則以事出矣。見先子日記。有易直立朝。必蹈矯激之僻。先生竦然。觀先子學規。又聞先子骨力勁特。爲學惟日不足。及年高習射事。歎息而去。曰：王介祺。春風和氣。李晦夫。聞然恂恂。吾羨之。不能之。卽見賢不能齊。不善不能改。柔莫甚焉。雖有猛厲方強。是暴也。非剛也。二十日。新興村。延往設教。石鸞。石鸞。孫秉彝。齊觀光。賀碩德。張澍。李仁美。王恭已。宋希廉。李今美。石繼搏。從遊。立學規。每晨謁先聖孔子。揖出。告反面。揖。揖。師不答。朔望。率拜先聖。揖。師西面。答揖。節令拜師。師

答。其半。朔望。令諸生東西相向。揖。節令相向拜。思得仁則富。行禮則貴。言多言賤。言少言貴。四月。先君子有書至。云：易直凡事皆有卓見。吐時事之務。先生曰：謂我有卓見者。是規我好任已見也。謂我吐時務者。是規我輕談時事也。王法乾亦附書。規以然。以悠。先生書。李晦翁。王法乾。六字于筆筒。每坐一拱。敬對之。養一朱族子。名之曰詡言。先生每外出。遇朔望。內子必望肅拜。四。先生遙答之。九月。先生辭新興館歸。十一月。旗人賈士珩從遊。辯性善理氣一致。宋儒之論不及孟子。

戊申三十四歲

二月十四日朱媪病卒先生擬以為父出亡宜代之承重三年服也三日不食朝夕奠午上食必哭盡哀餘哭無時不從俗用鼓吹慟甚鼻血與淚俱下不令僧道來弔者焚疏四日斂入棺易古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為三日一溢米薦新如朝奠朱翁力命廿四日葬乃具櫛朝祖祖奠及墓觸棺號咷悶絕既窆王法乾叱曰宜奉主歸室堂為孝何得爾乃返行三虞禮廢業惟讀喪祭禮不廢農醫以非此則養祭俱無也三月行朔望奠後以禮士惟朔奠乃望日會哭不奠四月六日修倚廬于殯宮外大門內寢苦枕塊三月晝夜不脫衰經思齊衰不以邊坐日近過矣自此疲甚寧卧坐勿偏五月十五

日行卒哭禮已後惟朝夕哭其間哀至不哭而泣寢地傷濕四肢生小瘍朱翁命造地炕六月三日夜始解衰經素冠著常衣寢七月病八月十四日聞妻病遙問之十月一日責訶言以其詐傳祖不用辰饌致誤也時朱翁日必六食卯一辰一巳一午一申一昏黑一先生以祖母恩浚且慟父出亡不能歸與斂葬故過哀病殆朱氏一老翁憐之間語曰嘻爾哀毀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爾父爾父乃異姓乞養者先生大詫往問嫁母信乃減哀時是峻朱翁逐先生先生乃請買居隨東村翁許之先生居喪一遵朱子家禮覺有違性情者校以古禮非是著居喪別記茲哀殺思學因悟周

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正學也靜坐讀書乃
程朱陸王爲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也源按先生自
此毅然以明行周孔之道爲己任盡脫宋明諸儒習襲
而從事于全體大用之學非二千年學術氣運一大關
乎十一月十一日夜夢納一秀才主于文廟訥言用
火香點之一老婦隨後寤而思日子點主非死兆乎養
子拈香非終無後乎然主婦已老則死期尚遠也惟學
程日退焉得入孔廟乎或後有妄傳妄信者乎愧矣
因知所居喪不同又王法乾主古禮父在爲母期定十
一月而練期而除仍心喪三年思厲言暴色加于人
者不仁致人加者亦如之十二月十五日盛奠隨朱
翁致祭几筵以練告甚哀去負版辟領焚麻冠仍懸衰
練衣前乃復外寢枕布枕解衣帶止朝夕哭惟朔望哭
若無時哭則記食菜果仍非疾不御酒肉

日衰表心之衰痛也去之何

以名斬衰齊衰

巳酉三十五歲

正月著存性編原孟子之言性善排宋儒之言氣質不
善畫性圖九言氣質清濁厚薄萬有不同總歸一善至
于惡則後起之引蔽習染也故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
臻後并爲七圖覺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更思古齋

日習齋 戒講著多言服膺王法乾語曰口邊纔發出
內力便已少 二月思宋儒不特斥氣質之性是染禪
見人輒言性天即為禪染 十四日行忌祭大哭思父
益慟哭十五日除服祔主于朱氏祠 朱參兩贈聯曰
譚天下事何得容易做身上功還要安詳 二十一日
遷居隨東春祭倩晃辦而佐之時先生雖知身非朱氏
而念翁媪撫養恩又以翁性厲未敢質言也 與王法
乾言書數功即治心功精粗一貫 自移居每出無所
告反無所面即悵然晨盥後無所謁輒悲楚乃議立父
生主 始知齊禮飲酒不至醉食肉不如葷向之不御
酒肉為異端亂也 時往劉村問朱翁安朔望往行禮

米麩踰月一送酒錢日需物無時 三月入祁州以隻

雞清酒哭奠刁文孝 十一日以初度望拜父妻拜父

之往劉村拜朱翁奠朱媪 嫁母貧時周問 曰天下

小過聖人必為提撕恐陷于惡也天下大壞聖人必為

包荒恐絕于善也故陶詩云亟亟魯中叟彌縫使其醇

東平宋瑜從遊 五月入府哭奠張石卿遂入山事

王介祺父喪會坎下田沛然及子經埏界埏遊雷溪而

還 六月二十九日戌時書曰雨時之收心不敵一時

之肆口大白恨 七月學習數自九九以及因乘歸除

漸學九章 聞太倉陸桴亭自治教人以六藝為主

八月為王法乾書農政要務耕耘收穫辨土釀糞以及

區田水利皆有謨畫。思心如天之清，毫無遮蔽如地之寧，一無震搖，豈不善乎。思五福惟攸好德，可自主。此一福不自享，真無福人矣。六極惟憂惡可盡去，此二極不自遠，真極禍人矣。甲雇耕欲少直，平留之，不悅。思不獲利而怒人，與不與人利而致人怒，一也。卽出錢與之，仍立一可受名，甲悅。十月，學習冠禮。冠禮告祠堂，朔日，主人拜告家祠，卜上旬日。若庶子庶孫，則以月之中旬。戒賓賓擇親友賢而有禮者一人爲之前期三日，主人使子弟冠，莊啓詣其堂，再拜致辭。曰：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日加冠于其首，敬煩吾子教之。賓辭曰：某不嫻于禮，恐不堪供事，以玷大禮。敢辭。使者再懇，賓再辭。使者固懇，賓曰：某辭不獲命，敢不敬戒以俟。使者再拜而退。賓俱答拜。宿賓前期一日，使子弟奉主人帖宿賓，揖致辭曰：某將以某日加冠于其子某，承吾子許以辱臨，敢宿賓曰：承再命，敢不齊宿趨事。陳設用時制冠服，三加各異，以次加盛。設房中桌上，皆有覆，鞞帶雜佩皆具。梳櫛紛盛匣中，酒餼果品。盞箸盤席盥盤巾架，壇八條，大門掛紅綵。厥明，夙興安置，內外灑掃。房外近東向西布席，加壇置瓦，其後移梳櫛匣于此。房西置筵南向，筵南北各一壇。筵上列餼果，筵西有酒尊所，置壺盞盤其上。堂中東布一壇爲主位，西向西布一壇爲賓位，東向稍後在賓左布一壇爲

贊位東之對贊者。僮立位也。西階下西壁置一桌。移安三冠各盤。仍覆之。階下之東安盥盆巾架。西向西階之南少東。布一壇南向。為冠者字位。稍南近西。布一壇東向。為賓答拜位。其衣帶鞞佩等存房中。各用司執一人。非嫡長子孫。仍冠位而醮。賓至。賓自擇習禮者為贊。至入更衣所。其門亦掛小紅綵。子弟迎候。一茶洗塵。更衣。或路遠。畧用酒飯。執事者告備。子弟延賓立大門西。東向。贊在賓左。僮入揖告賓至。請迎賓。主人出立大門東西向。僮立主人右。僮贊唱揖讓。再揖再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一揖一讓。及階三揖三讓。唱同前。升堂。僮贊唱就位。賓主各就位。僮唱拜賓。鞠躬俯伏。興再拜。平身。贊唱答拜同。僮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將冠者出房南面立。贊降西階盥洗。升。唱賓揖。將冠者即席。將冠者就冠位。西向。僮唱將冠者跪。贊跪其後。為之梳櫛。合紒。贊復位。唱行始加冠禮。詣盥洗所。引賓降。勺水淨巾。僮亦引主人降階下。對賓立。盥畢。贊僮唱復位。賓主一揖讓。升。復位。僮唱執事者進冠。贊唱降階受冠。賓降階一等受冠。執之。贊唱詣冠者前。賓正容徐詣冠者前。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今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贊唱跪加冠。贊者佐整冠纓。畢起。唱興。復位。僮唱冠者興。贊唱賓揖。冠者適房。易禮服鞞帶。僮唱冠者出房南面立。贊唱賓

贊者佐整冠纓。畢起。唱興。復位。僮唱冠者興。贊唱賓揖。冠者適房。易禮服鞞帶。僮唱冠者出房南面立。贊唱賓

揖冠者卽席。僎唱冠者跪。贊唱行再加禮。僎唱執事者進再加冠。贊唱降階受冠。賓降階。二等受冠。贊唱詣冠者前。執行如初。加儀。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贊脫前冠。唱跪加冠。佐整如初。唱興復位。僎唱冠者興。贊唱賓揖。冠者適房。易職服。具雜佩。職服如其祖父。冠者出房。如初。贊唱行三加禮。僎唱執事者進職服。冠者降沒階受冠。餘同再加。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餘同再加。贊唱行醮禮。賓揖冠者卽醮位。詣醮席。右南向。僎唱執事者酌酒。贊受之。授賓。唱祝醮。賓北面祝曰。旨酒既清。嘉薦芬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受爵。置于席。僎唱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復位。東向。答拜亦再。僎唱冠者席前祭酒。冠者升。取酒進席前。南向。僎唱跪祭酒。興退就席末。跪啐酒。授執事者盞。興席前謝賓。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賓答拜同。僎唱拜贊者。鞠躬俯伏。興者再。贊答拜同。平身。唱賓字。冠者詣字位。引賓降自西階。冠者從之。僎引主人降自阼階下。西向對賓。賓東向立。冠者在階東南面立。贊唱祝字。賓祝曰。禮儀既備。吉月令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某甫。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僎唱謝字。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答拜如

之平身唱禮畢。主人延賓贊就次。使子弟陪之而退。

率冠者見于祠堂。冠者從拜。拜父母四拜。見家諸父。

兄各如常儀。見宗親鄉尊長。皆使年長子弟引之。主

人出醴賓。向賓曰。某子加冠。賴吾子教之。敢謝。鞠躬俯

伏。與者再。賓答如之。謝贊者禮同。如僮非子弟。亦謝之。

凡親友預者。皆為禮。升坐。主人獻酒進饌。筵終。主人奉

幣。以盤進賓。賓受之。授從者。賓謝。主人答拜如前儀。力

能酬贊。皆奉幣。謝答禮同。送大門外。揖。俟上馬。歸賓

俎。十一月。著存學編。共四卷。大要謂學者士之事也。

學為明德親民者也。周官取士。以六德。智仁聖義忠和。

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門教人以

禮樂兵農。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為正學。不當徒講講

亦學習道藝。有疑乃講之。不專講書。蓋讀書乃致知中

一事。專為之。則浮學。靜坐則禪學。定自力常功。自習

數存理去慾。日記時心在則○。不在則●。以點自多少

別在否。分數多一言則○。過五則○。愈一分則○。過五

則○。中有義邪妄也。十二月。邑士民以先生居喪盡

禮。將舉賢孝。先生自引不德。且曰。以親亡得名。良所深

悼。力止之。與邑諸生為遊孔林會。自驗無事時。種

種雜念。皆屬生平聞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

作主。聖人無他治法。惟就其性情所自至。制為禮樂。使

之習乎善。以不失其性。不惟惡念不參。俗情亦不入。此

堯舜三王所以盡人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朱尚文
從遊。

庚戌三十六歲。

正月、學習書射及歌舞、演拳法。 瞻存學編曰、存學將以明學而書多潦草、卽身謗之一端、古云、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今抑程朱而明孔道、倘所學不力、何以辭程朱之鬼責哉。 二月、與孫徵君書論學、畧曰、某思來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真、將天生作聖全體、因習染而惡者、反歸之氣質、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晦聖賢踐形盡性之旨、又思周孔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

口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諸賢某長治賦、某禮樂某足民、至于性天、則以其高遠不凌等而得聞也。近言學者、心性之外無餘說、靜敬之外無餘功、與孔門若不相似然、僕妄著存性存學二編、望先生一辨之、以復孔門之舊。斯道斯世幸甚。 有聘作館師者、以方解正學、恐教時文費功、辭之、口占曰、千年絕業往追尋、才把工夫認較真、吾好且須從學習、光陰莫賣與他人。 劉煥章齊泰階來訪、煥章名崇文、蠡人、崇禎己卯舉于鄉、後任荊州興山縣、以寇據不得之任、巡撫委署棗陽宜城縣事、及解組、絨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朔望拜侍、惟謹、五旬後、母怒、輒跪受責、曲意務得歡心、聞先生學、忘

年爵來拜入會。力滌夙習。立日記。以聖賢相規勉者。幾二十年。至卒不懈。身願直。容莊而和。見人謙抑。善譚論。七十五歲。無疾而逝。門弟子甚眾。泰階名治平。荊州人。性通豪。官至都司。訪先生問禮。遙哭奠。任熙宇。定州某聘為館師。甲价先生辭曰。家有子弟。以買宅累之。不得往。价曰。還所假。曰。義不得也。价曰。聘儀甚厚。曰。以義不以利。閏二月。迎朱翁養于隨。東復事祖常儀。同寢。嘗夜出溺。朱翁曰。披吾裘。不禱可。對曰。出門如見大賓。脫披裘。不禱敢見大賓乎。孫夜出。必衣冠具也。曰。溺室中如何。對曰。不敢露體。先生時知父為博野顏氏。而不得其鄉。乃往博野訪之。有王翁者。為先生父居間。

過嗣于朱氏者也。訪之王莊。亡矣。其子在。問之。悉導之。北楊村。一巷皆顏姓。果其父鄉也。祖母張氏尚存。八十矣。先生悲喜淚零。族眾歡留。次日乃返。劉煥章謂先生曰。朱翁撫育恩不可負。年迫旦夕。俟其終歸宗。情理乃合。先生然之。見王法乾日記曰。婦人性陰。可束而不可順。是之。語法乾曰。我輩多病。皆不務實學所致。古人之學。用身體氣力。今日只用心。與日口。耗神脆體。傷在我之元氣。滋六氣之浸乘。烏得不病。思後儒每以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自多不知。人子原是父母血氣所生。但不毀傷點污。便可髣髴父母形體。然必繼志述事。克家幹蠱。乃為肖子耳。三月朔日。始不往謁朱氏。

家祠朱翁祭拜仍隨之。馬遇樂從遊能規先生過先生欣然謝之曰吾之于人雖良友非責吾善其交不浚雖嫌隙但責吾善其憾卽釋。出弔歸過友人留酒食辭以弔友曰非弔處也先生曰昔固然也後讀禮記曰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豈特弔處哉然先生自謂此禮凡三斷而後能行初未決也斷之自弔相氏始移處猶飲食也終日自讀禮始歸家晚夜猶飲食也既思日戒而夜違之僞也又一斷也。思世人儘有聰明慈惠而交人無善道應事無成法者亦有內外善交而德性不修禮樂不明者又有嫺習技藝而邦家多怨秉彜不可問者乃知周禮之三物缺一不可也。五月著會典大

政記摘大明會典可法可革者標目于冊。罷道統龔

所祀炎帝黃帝唐帝虞帝殷西伯主不祀專祀孔子以劉煥章言士不得祀帝王也。行端午禮以內子病令

免曰佳節忍見相公獨爲禮乎勉起行之先生曰能自強矣。王法乾如元氏先生有憂色內子問之曰良友

遠離恐自倒塌耳曰無慮外無強輔妾當努力相規勿卽于邪先生喜曰果如此雖古賢女何以過焉。家人

私假人器讓之曰小事曰小事亦不可私。齊泰階曰天下之元氣在五倫先生曰元氣虛矣何以壯之六藝

所以壯之也如父慈子孝豈托空言自有父子之禮四倫皆然故禮序此五倫者也樂和此五倫者也射御書

數濟此五倫者也。舍是而言倫常，卽爲空虛，卽爲支離。
七月，朱翁子晃、峻翁百計凌虐先生，一日謀殺之。先生踰垣逃，憂甚，旋自寬，益小心就養。十月二十九日，立父生主，刺指血和墨書牌，出告反面，晨參，朔望行禮，一如在堂，但不敢獻酒食，恐類奠祭也。十一月，常儀增過祠，則下，淫祠不下，不知者式之，所惻所敬皆式，定不答弟子拜，遵明典也。訪王介祺于河間，介祺出所著此書及通鑑，獨觀示先生。思已近墨，王法乾近楊，宜返于中。十二月，以貧斷自新歲，禮節再減，虛門面再落，身家勤苦事，再加此，卽素貧賤行乎貧賤，自古無袖手書齋，不謀身家，以聽天命之聖賢也。解乾卦。

九三爻辭，舊解終日乾乾，爻惕若爲晝夜惕厲，未晰也。終日乾乾，乃終日加力習行，子臣弟友禮樂兵農汲汲皇皇，一刻緊于一刻，至夕無可作事，則心中提撕警覺，不自怠息。觀下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可見以王法乾言立五祀主，春夏季夏秋冬分祀之。

辛亥三十七歲

正月，增常儀，齊戒禮戒，食肉不茹葷，飲酒不過三盞，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弔喪，不問疾，不刑怒，齊遷坐，變食沐浴，著明衣，不會客，不主醫方，專思神，小祭一日，時祭三日，大祭七日，戒三日，齊凡食必祭，祭必齊如也。惟餽餘不祭。內子言隱過不可記，先生曰：惡是僞也，何如不

為記且卿欲諱吾過不如輔吾無過夫凡過皆記雖盈
冊無妨終有改日也若不錄即百過盡銷更愧以終無
改機也 之楊村拜祖母叔母及族尊長 劉煥章評
先生日記規以靜穆先生服之 三月之楊村隨族長
致清明祭 止孔子神位前出告反面禮以事親儀非
所以事神也 謂王法乾曰甲辰乙巳功程頗可對至
夫婦三月一榻身未嘗比不意後及退也相約日新
學習士相見禮祭禮 士相見禮來見者先使价通姓
名于主人主人使辭曰吾子辱顧不敢當也請暫旋騶
卜日往見賓固請擯入告曰賓至請迎賓賓立大門之
西東面介在其後稍北立主人出立大門之東西面

在主人後稍北立贊揖賓介贊答揖擯介贊讓再揖再
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讓一拱
及階擯介贊三揖三讓全前賓先左主人先右同前每
階聚足登堂僨介贊就位擯贊拜賓介贊答拜若賓敬
主人則介贊拜主人擯贊答拜鞠躬俯伏興者再平身
擯贊安座展坐賓拱揖擯贊獻爵賓拱揖擯贊獻箸賓
拱揖主人降並揖介贊為主人同並揖畢擯介贊即席
乃拱讓就坐若非食宴去獻酒獻箸 祭禮副通唱執
事者各司其事排班班齊分獻官就位獻官就位瘞毛
血通贊唱迎神鞠躬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平
身獻帛行初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勺水淨巾詣酒尊

所司尊者舉幕酌酒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祭他神隨宜

跪獻帛初獻爵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讀祝文副引

跪獻官之左讀祝畢引贊唱俯伏興平身復位凡引贊

神前唱伏興通贊贊陪祭者俱同通唱行亞獻禮儀注

同初獻但無獻帛不讀祝通唱行終獻禮儀注同亞獻

平身後引唱點酒詣侑食位主人立門左引唱出燭執

事者皆出闔門若祭家祠五祀主婦立門之右引唱初

侑食祝祝曰請歆再侑食三侑食並司啓門然燭通唱

飲福受胙引唱詣飲福位跪飲福酒受胙俯伏興平身

復位通唱拜興同引通唱謝福胙鞠躬俯伏興俯伏興

平身徹饌送神四拜興迎神同讀祝者捧祝執帛者捧

帛各詣燎所焚帛焚祝文望揖副通唱禮畢從王法

乾學琴鼓歸去來辭未就後從張函白學客窗夜話登

瀛洲諸曲王恣乾曰宋儒孝女也非孝子也先生曰

然明末死節之臣閨中義婦耳四月習恭日日習之

卽論語居處恭也自驗身心氣象與學靜坐時天淵

十二日寅盥畢把巾出室門內子諫曰君昏夜從無露

首出今何有此先生卽整冠曰吾昏放矣十七日思

習禮一人亦可乃起習周旋之儀凡習禮以三爲節轉

行宅巷必習折旋五月張公儀遙贈願生微論乃達

以書摘存性存學數篇相質習卜備遜行及朱翁終

尋父資也七月蠡縣教諭王心舉先生行優先生達

書力辭邑令單務嘉請見不往。補六藝六府于開蒙
三字書內端蒙識也。十一月定凡飲酒不過三爵極
歡倍之過一盞必書。赴曲阜會以其饑豐減食。先
生與人騎行馬逸先生善御無失其一墜衆因共言明
朝生員騎馬必一二人控轡近失其規先生秘歎不悔
不慣乘而悔不多控僕士習爲何如哉。張公儀約會
于神州刁宅論學浚以存性存學爲是公儀寧晉人原
名來鳳中崇禎年鄉試魁鼎革後易名起鴻號河朔石
史逆闖屢徵不起特下偽勅擢爲防禦使怒罵不受僞
守執之檻解北上至保定而李自成敗奔監送者碎檻
放歸笑曰幾追文文山揖矣乃不及。十二月十六日

先生因會日王法乾憚學習六藝曰古人以文會友後
世以友會話譚論聲話也。紙筆畫話也。敬靜之空想無
聲未畫之話也。三十日立祖神主用父稱曰顯考王
莊顏翁諱發神主側題孝子杲奉祀于其祭也。曰孝子
某使豕孫元致薦王莊翁娶張氏于萬曆四十五年舉
先生父曰者言難育遂以天啓元年因宅主王翁過給
蠡東朱氏爲子。至三年復舉先生叔父愉如家貧而尚
禮嚴內外因賃居王莊以卒也。故以追號是時先生易
名元元園同聲先生念初生名園父知之也。自此日記
書朱翁媪稱恩祖恩祖妣。

壬子三十八歲

二月謂王法乾曰人資性其庶人耶則惟計周一身受
治于人其君子耶則宜明親兼盡志爲大人若兩俱不
爲而敢置身局外取天地而侮弄之取聖賢而玩戲之
此僕所惡于莊周爲人中妖者也 哭奠師吳洞雲助
其塋 三月與陸桴亭書論學桴亭名世儀字道威太
倉人隱居不仕其學重六藝言性善卽在氣質氣質之
外無性著思辨錄先生喜其有同心也致之書畧曰漢
唐訓詁魏晉清談宋人修輯註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
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其與
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等爲六賊者相
去幾何也某爲此懼著存性編大旨明理氣一致俱是

天命人之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善惡者乃由引蔽習
染也爲絲毫之惡皆自玷其本體極神聖之善止自踐
其形骸著存學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
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
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實習之畢生不懈者 閏
七月族壻貽菘食之又食蔡米商瓜二條先生平日非
力不食用識人紙半張留錢三文吳氏強食片瓜日數
載猶在胸中未化至是日近思吾與斯人爲徒若貽我
以情欵我以禮不宜過峻以絕物也 八月哭奠彭朝
彥朝彥劉村傭者也狷介勤力少有餘卽施人力爲善
先生敬而筵之朝彥曰生平非力不食人一盂先生曰

翁守高矣。然請大之爲述如其道。舜受堯天下事。朝彥猶辭。又述徐穉食茅季偉事。乃食。九月先生以王法乾遭妻子凶變。遂就莊周南華而情正學也。乃告以止會。自矢獨立不懼。十五日祭孔子。自是每季秋致祭。祝文畧曰。夫子一身之仕止久速。卽天時也。縫掖章甫。卽水土也。府事行藝。卽堯舜文武也。爲學爲教爲治。皆是也。迨以無能用者。不得已而周流。又大不得已而刪述。蘇張學夫子之不得已。漢後以至宋明儒學夫子之大不得已。而俱舍其爲學爲教爲治之身。則非矣。元不自揣。妄期博文約禮。實由聖教。惟神相之。俾無顛躓。且佐帝牖民。多生先覺。聖道重光。元庶免罪戾焉。十月

至楊村。叔父愉如自山西歸。拜聚。十一月王法乾來。悔過請復會。定仍以月之三六日。十二月王法乾曰。兄遭人倫之窮。歷貧困之艱。而不頹。可謂能立矣。蓋是時先生盡以朱氏之產與晃。且代償其債百餘緡。而晃又欲奪其自置產。屢興變難也。內子病不服藥。曰。妾旣不育。夫子有年。堅不置再醮。而處女又不輕爲人貳。不如妾死。使相公得一處女。猶勝于待絕也。先生曰。此有天焉。汝勿躁。強之藥。書孫徵君聯云。學未到家終是廢品。非足色。總成浮。

癸丑三十九歲

正月朔祭顯祖考。望祭恩祖妣。因限飲三盞。改齊戒。欸

云飲酒不至三盞凡恩祖生日父生日已生日俱同朔望儀凡掃祠及恩祖室自東而西從容挨次轉則面向尊而身自移却掃至門除出夏則先灑每晨一次非重故或疾病不令人代室人不用命罰之跪至二鼓謝過乃命起與人曰窮苦至極愈當清亮以尋生機不可徒爲所因同會人如曲阜遇風次日大風吟云谷風凜凜逆行人繼日塵霾日倍昏山左揚鞭遊孔墓不堪回首望燕雲二月三日至曲阜齊戒具牲五日祭孔子廟及墓思聖人之道若或臨之九日登泰山賦詩云志欲小天下寧須登泰山聊以寄吾意身陟碧雲天旋里至楊村過祖塋下拜入里門下出里門乘後爲常

思吾身口及心何嘗有從容二字須學之與王法

乾習祭禮法乾曰勞矣可令子弟習觀之先生不可曰所貴于學禮者周旋跪拜以養身心徒觀何益乃同習四月五日朱翁卒先生哭盡哀是日三不食次日辰始食與王法乾議律異姓不許過嗣卽同姓而其養父有子者許歸宗今若以孫禮服期是二本矣可義服大功旣葬練復內復常食若葬緩從俗以五七日可也越五日以遭變中之變不能朝夕會哭定哀至北向跪哭先生本族叔父羽洙來呼歸宗先生求俟畢葬終喪羽洙又促之先生曰塋秋以爲期倘踰時卽歸羽洙語以危行言孫謹慎保身五月九日練惟朔望往哭

殯宮不與燕樂不歌復常功如習書數類仍廢常儀如
朔望拜類晨謁告面生祠不廢十四日買食豆腐愴
然流涕蓋先生養恩祖祖母十一年未嘗特食一腐今
傷腐之入口也投呈于縣轉申學院求定服喪畢歸
宗批許歸宗服以期乃將讓產後凡存朱氏物盡還之
令養子訥言亦歸宗曰吾不忍訥言之徒父子也給以
物六月至楊村携叔父之子至名曰享教之讀書
聞劉村孝子朱莪貧餽以錢論明政四失設僧道職
銜信異端也立宦官衙門寵近倖也以貌招選駙馬王
妃非養廉耻也問罪充軍以武爲罪徒也誰復敵愾
七月思無事之時朔望前一日必齋戒迨遭三年喪則
無日不哀亦無日不齋且戒矣故朔望節令哭奠皆不
云齋戒若期功以下既葬則飲酒食肉非常戒哀不及
重喪之純亦不得言常齋凡朔望前一日仍當齋戒
遇橫逆不校然鬱鬱思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愧悔久之一日覺氣浮思氣不自持其灾乎已而傷
手十一月十五日哭奠恩祖考妣墓以出館博野楊
村告又哭招亡子赴考之魂令從而西蓋楊村族人公
議挽先生還家教子弟也時朱晃復謀吞先生隨東產
起釁先生不校且使人解之不肯與絕往來也十九日
楊村顏氏族來迎先生歸復爲顏氏告父祠奉生主
升車隨之西歸朱族及劉村隨東各鄉諸親友餞送或

村百或至蠡城或及楊村皆哭泣不忍別劉煥章贈園
榼一內果曰外無圭角美在其中先生受之謝曰敢不
佩教至楊村次日夙興易吉服告新宅五祀之神畢反
喪服宅本其祖居先生復之者也邊之藩顏士俊士佶
士鈞士侯士鎮士銳夏希舜王久成從遊王法乾述
煥章規先生之言曰對賓言長不能盡人之意偏向不
及遍人之歡先生謝之十二月朔望拜哭朱翁于野
所

甲寅四十歲

正月朔哭祭朱翁于南學五日大功服闋以學憲批期
定內除常儀俱復祭先與神吉服餘服素終期乃之蠡
哭奠朱翁墓告大功闋期服內除以大明會典品官
祀四世庶人祀二世立顯祖考諱子科祖妣某氏神主
笏書孝元孫杲奉祀及顯考諱發神主以先生殤子赴
考耐食春祀祖以考配享秋祀禰不及祖蓋髣髴程伊
川所撰禮而謂分時專祀一主齊心乃一乃能聚渙又
祭尊得以援卑祭卑不可援尊也後以爲誤改之二
月率家人行忌祭禮于恩祖母墓并哭恩祖闔族供
清明祭于墓先生奉族長命立族約約孝約弟約行冠
昏喪祭諸禮約周郵約勿盜賭奸欺詳載家譜四月
五日期服闋率家人昇供入蠡祭恩祖考妣于墓告以
歸宗易吉服延朱冕及朱氏族長賢者共餞遍拜辭

先生既歸宗謀東出尋父值三藩變塞外騷動遼左戒嚴不可往日夜悽愴思向謂有心作欺之害大無心爲欺之害小今知有心作欺之害淺無心爲欺之害深或勸先生獻策曰張齊賢不以此出乎先生笑曰王文中何以不出人隱見命耳天之用吾也濬隱而人求焉故劉穆之困卧無袴一朝而相宋天之廢吾也插標自市而終不售韓昌黎三上宰相書何益哉魏帝臣來訪先生待以脫粟帝臣欣然曰君以君子待我矣帝臣名弼直博野縣庠生善容儀周旋喜賓客譚論欸欸然終日無倦施日疾藥遠來者輒延欸下榻嘗僕馬居數月疾逾乃去與妻宋氏相敬如賓每外退必入宋榻

宋氏嘗請之副室或已至副室宋氏輒來副趨出垂手迎奉簾蕭入夫妻坐譚久副侍不命不坐也及宋氏卒副祝氏以哭病亦死帝臣晚年聞先生學甚重之致敬盡禮焉士鈞問孔子稱管仲爲仁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春秋周室卑荆楚逼不有管仲孰爲尊攘至七雄之世功利誇詐之習成發政施仁之道息孟子自不得仿孔子口吻也後之講學則不然虎豹已鞞矣猶云寧質邢衛已亡矣猶云羞管虛言已蠹世矣猶云講讀纂修而生民之禍烈矣九月修家譜其日十七日姓氏源流曰世系派衍曰遷移離合曰別嫌明微曰莊居宅第曰墳塋圖像曰祭田樹株

日餽宴儀注曰家禮儀注曰家法勸戒曰人才列傳曰
嘉言善行曰先人遺影曰珍器文章曰簡書誥命曰婦
女甥壻曰拾遺雜記 買田氏女為婢 王法乾為子
加冠宿先生為賓行如禮 王恣乾謂先生曰凡食祭
先代造食之人敵客客先自祭降等之客主人先祭導
客客從之臣侍君食則君祭而已不祭若君以客禮待
之命之祭乃祭大兄凡食自祭非禮也先生曰此禮久
廢故吾獨行以為人倡承教敢不如禮 自勸有美言
傷信之過 或言天下多事盍濟諸曰僕久有四方之
志但年既四十血嗣未立未敢以此身公之天下耳因
愴然

乙卯四十一歲

正月增常儀灑掃惟冬不灑清明十月朔祭墓恩祖考
妣忌日亦往祭其墓 時及門日眾乃申訂教條每節
令讀講教條諸生北面恭揖令一長者立案側高聲讀
講畢又一揖而退有新從遊者必讀講一次教條一孝
父母須和敬並進勿狎勿怠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各一
揖經宿再拜旬以上四拜朔望節令俱四拜惟冬至元
旦六拜違者責有喪者不為禮但存定省
告面父母有喪者亦然 一敬尊長凡
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
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遜教必從勿得驕心傲氣甚至
戲侮于犯者責一主忠信天生人祇一實理人為入祇

一實心。汝等存一欺心，卽欺天，說一謊話，卽欺人。務存實心，言實言，行實事。違者責。一申別義。五倫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義易曉。獨夫婦一倫，聖人加以別字，洵經綸大經之精義也。七年男女不同席，行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叔嫂不通問，男女授受不親，此皆男女遠嫌之別也。至于夫婦相敬如賓，相成如友，必因子嗣，乃比御，夫婦之天理也。必齊戒沐浴而後行，別義極精。小子識之。一禁邪僻。自聖學不明，邪說肆行，周末之楊墨，今日之仙佛，及愚民之焚香聚會，各色門頭，皆世道之蠹蟲。聖教之罪人也。汝等勿爲所惑，勿施財修淫祠，勿拜邪神，勿念佛，勿呼僧道爲師。若宗族隣里惑迷者，須感化改正。至于祖父有誤，論之于道，更大孝也。違者責。罪重者逐。一勤赴學。清晨飯後，務期早到。一次太遲，及三次遲者，責。一慎威儀。在路在學，須端行正坐，輕佻失儀者，責。一肅衣冠。非力作，不可衣禮衣。雖燕居昏夜，不可科頭露體。一重詩書。凡讀書必鋪巾端坐，如對聖賢。大小便後，必盥澣潔淨，方許展讀。更宜字句清真，不許鼻孔唔唔。違者責。一敬字紙。凡學堂街路，但見字紙，必拾積焚之。或不便，則填墻縫高處。一習書。每日飯後，做字半紙，改正俗譌，教演筆法。有訛落忘記者，責。一講書。每日早晨試書畢，講四書或經，及西時講所讀古今文字，俱須潛心玩味，不解者不妨反復。

問難回講不通者責一作文每逢二七日題不拘經書
史傳古今名物文不拘詩辭記序誥示訓傳願學八股
者聽俱須用心思維題理通暢不解題不完篇者俱責
一習六藝昔周公孔子專以藝學教人近士子惟業八
股殊失學教本旨凡爲吾徒者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
數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予雖未能願共學焉一六日
課數三八日習禮四九日歌詩習樂五十日習射一行
學儀每日清晨飯後在師座前一揖散學同每遇朔望
節令隨師拜至聖先師四起北面序立以西爲上與師
爲禮再分東西對立長東幼西相再拜一序出入凡出
入齊班上中左魚貫論前後行輩異者以行輩叙相遇
相別皆拱手出學隔日不相見見必相揖十日不相見
見必再拜皆問納福一輪班當直凡灑掃學堂注硯盛
夏汲水冬然火斂傲進判俱三日一班年過十五文行
成章者免惟有過免責則罰執小學事一班隨有善可
旌者卽免一尚和睦同學之人長幼相敬情義相關最
戒以大凌小以幼欺長甚至歐詈者重責一貴責善同
學善則相勸過則相警卽師之言行起居有失俱許直
言師自虛受至諸生不互規有成而交頤接耳羣聚笑
譁者責甚至戲嘲褻侮者重責一戒曠學讀書學道實
名教樂地有等頑童托故曠學重責若有事不告假者
同罪二月間王五修卒爲位齊戒哭奠 曰替暇懸

父也而舜齊粟祗載定哀庸君也而孔子鞠躬餼蹠故
孝莫大于嚴父忠莫大于嚴君 二月王契九來訪觀
存性存學編是之契九名胤清苑人少有高才與呂帥
習兵學好雌黃人為惡少所侮淡悔之晚年絕口不言
人過有以文事質者輒稱佳博學工詩 閏五月陳見
粵來訪見粵名振瞻清苑人豪狂博覽 托東鹿任農
六訪父以其為商于關東也 二十八日未坐不正覺
即正之申交股坐覺而開之 九月五日率門人習射
村首中的六門人各二因思孔子曰回之仁賢于丘賜
之辯賢于丘由之勇賢于丘此聖道之所以光也漢高
祖曰運籌吾不及子房攻戰吾不及韓信給餉守國晉
不及蕭何此漢代所以興也今從吾者更不吾若吾道
其終窮矣乎 思人不親教不成事不諧多以忿累之
屢懲而不免愧甚 給孫衷淵書規其惑佛老也衷淵
名之萍高陽人孫文正公侄孫隱居力學以孝母名
訪彭大訓永年博野庠生孝繼母端謹

丙辰四十二歲

正月保定府門經畧鳴泰之裔有婦人被妖魅符籙驅
之莫效其妖自言一無所畏惟畏博野顏聖人是時先
生與王法乾人皆以聖人稱之專价來聘先生謝不往
又力請力却之恐虛傳招禍也 有求文者謝以儀却
之語門人口君子貴可常不貴矯廉邀譽昔子路拯溺

人勞之以牛而不受。孔子責之曰：自此魯無拯溺者矣。今蠡人無醫，自朱振陽施方醫始也。博人無師，自吾家先三祖施館教食學者始也。小子識之，吾之却此有謂也不可法也。曰：言而盡人者大，盡于人者小。二十七日之市，市麻不成，信手拈麻一絲，將作鞭提，思麻未買而用其一絲，非義也。還之。謂門人曰：君子于桓文也，賤其心而取其功于程朱也；取其心而賤其學，日功增抄天文占法讀步天歌，廢本日近出告家祠，從王法乾之死而生之，不智之言也。三月，易砥石十餘片，後出者不如前所目，念貧人也，如所言償與之。知劉煥章缺糧，餽梁石六。思體人之情，則不校；體愚人之情，則生憐心；體惡人之情，則生懼心；憐則不忍校，懼則不敢校。又思禍莫大于駁人得意之語，惡莫重于發人匿情之私。一僧求人邀入寺，辭曰：儒爲盡人倫之道，寺爲無人倫之地，不往。思齊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聰目明，肢體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慾積精，寡言積氣，寡營積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修身也。閑男女之邪心，飭彝倫之等級，正一家之德也；宮室固，器皿備，職事明，利一家之用也；倉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學校，同風俗，正一國之德也；百工修，百官治，利一國之用也；倉府實，樂利遠，厚一國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齊治也。六月十一日，牧驢，思事雖至瑣，但當爲卽

義不可有厭心。題日記面曰學如愚。思心神在內。天清地寧豈不善乎。惜未能久也。勉諸。二十日晚與人坐。遇可言。乃一二語。即正言。但見人非傾聽。即止。八月。定此後行醫。非价非聘不往。九月。立齊戒牌。十月。過王家莊。問室人生父家。無後矣。但有同曾祖兄弟三人。思得從弟子者。其道行。得畏弟子者。其道光。羽洙規先生未融鋒稜。

丁巳四十三歲

正月朔。思氣不沉。神外露。非雄壯也。萎歎不學。而省言。斂氣。非沉定也。蕭九苞問曰。復井田則奪富民產。恐難行。先生曰。近得一策。可行也。如趙甲田十頃。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怨咨。法使十九家仍為甲佃。給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其子賢而仕。仍食之。否則一夫可也。元宵懸齋前一燈。羣聚觀。先生歎曰。盃大紙燈。何足盼。而羣聚者。通巷無燈也。士君子生於後世。雖羣望集之。必當進而與堯舜周孔相較。則自見其卑。前途無窮。若遽以寸光自多。不幾窮巷之紙燈乎。王法乾曰。每苦無聊。便思息肩。先生曰。此大惡。宜急改。莊周佛氏。大約皆不耐境遇之苦而逃者也。五月。嫁祖母張氏逝。服弔衰葬除。六月。如易州。會田治。姪焉繪升楊孔軒論學。治姪名乃畝。易州人。孫徵君弟子。繪升名夔禎。安州人。孝繼母。知正學。孔軒名思茂。山

東人以祖旅遼左遂入旗孔軒曠歸民籍居新城有文
武偉志親喪廬墓三年九月與王法乾交責爲學不
實宜天降殃共服先君子朴實十月訪宋賡休楊計
公論學賡休名會龍博野人童年遊京師一僧講法曰
說人陞天堂自己陞天堂說人下地獄自己下地獄賡
休笑僧曰汝童子何笑曰笑汝不識字耳說悅也一言
罪小悅人福心何其善福至矣悅人禍心何其惡禍至
矣僧愕然已而曰君必前世如來也拉至一水甕照之
見已頭瓔珞環垂如繪佛菩薩狀賡休遽醒曰幻僧而
以術愚我入邪教耶僧驚謝去善事續母祭神必齋戒
樂施與邑數十鄉有紛難難平賡休到卽釋某生忿弟
歐其子且將興訟賡休曰君愛子乎惜令先君不在耳
若在令弟胸創可使見乎生遽已一少婦縊死其母必
令婿家作佛事賡休往說之嫗掩扉拒曰翁所言皆聽
惟吾女苦死必資佛力拔勿啓齒賡休曰嫂壽幾何曰
七十曰求出共商曰吾婦人孰與男立賡休乃大言曰
七十老嫗尚不立男側况幼女牌位令羣僧隨昇不驚
魂飛越乎若女苦死憐之惟慈母豈可又使僧衆誼闐
驚散其魂乎乃止其他類此難僕數而不食人一盂不
受人一錢謝也計公安平諸生知兵能技擊精西洋數
學十一月如寧晉哭奠張公儀之趙處士墓弔之處
士名琰安肅人甲申後不應童子試就學于公儀其卒

也。白虹貫日，先生詩云：孝友清高，素慕君神，交未遂范張心。白虹貫日，當年事遠，拜孤墳，憑弔淚。過澠水，由橋思橋舟王霸之分也。橋普濟而無惠名，舟量濟而見顯功，君子其橋乎？曰：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十二月，訪安平趙衛公啓公兄弟，皆有武勇，言可訥言，少年志爲聖賢，亦訪之，訥言名默，自此時來問學。

戊午四十四歲

正月，定每年元旦後，以次讌敬族尊長。思海剛峯曰：

今日之信程朱，猶戰國之信楊墨，吾謂楊墨道行無君，無父，程朱道行無臣，無子，試觀今日臣子，其有以學術致君父之安，救君父之危者幾人乎？抄祁州學碑刻，洪武八年頒學校格式，六藝以律易御禮律書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樂射算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守令每月考試，三月學不進，訓導罰俸半月，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考試，府生員十二名，州八名，縣六名，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訓導，罰俸有差，甚多則教官革職，守令答四十，三代後無此學政，亦無此嚴法，誰實壞之？源按三代以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惜無王佐之才，如先生者，以輔之，遂將所創良法，如此類。

不久即變不變者後人壞之惜哉惜哉 八月一日親
 御載糞失新易鞭忌以年長多疾定不力作今復力作
 省半工而失一鞭非命乎徒自貽不安命之咎耳 九
 月會李天生于清苑論學天生名因篤陝西富平人能
 詩文時以博學鴻儒舉至京考授翰林院檢討而歸
 十月一門童歐先生弟亨責之不伏逐之失言既而悔
 之以犯劉煥章所戒也煥章嘗規先生曰君待人恩義
 甚切而人不感或成讐者以怒時責人語過甚也夜不
 眠內子問故曰吾嘗大言不慙將同天下之賢才為生
 民造命乃恩威錯用不能服里中之童愧甚憂甚 與
 高生言承歡生日非無心也發不出耳曰發不出痼蔽

深也愉色婉容性質本具但痼蔽後須若百力發

須頻頻習熟故曰庸德之行不敢不勉 十一月入

哭郭敬公三日不歌不笑送葬哭之哀 先生族人為

尉虐被繫累累乃訟之縣事解 曰為治去四穢其清

明矣乎時文也僧也道也娼也 十二月以今歲覺衰

書一聯曰老當更壯貧且益堅

已未四十五歲

正月塔同李毅武拜先生問學先生謂塔曰尊君先生

老成寡言僕學之而未能內方而外和僕學之而未能

足下歸求之而已毅武名個邢臺人志學聖學篤孝友

燕居必衣冠如對大賓見不義事去之如掩鼻而走惡

臭也。如蠶與珠交，其學琴學舞學禮，闢佛老力，故同問學于先生。二月，謂門人曰：天廢吾道也，又何慮焉？天而不廢吾道也，人材未集，經術未具，是吾憂也。孔子修春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浚切著明也。會真大政記實竊取之。如有志者，鮮何？因吟曰：肩擔寶劍倚崆峒，翹首昂昂問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將來何計謝蒼生。或問守禮人將以為執，先生曰：禮須執聖言也。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議。曰：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觴決雜玉革帶浚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習籥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皆如如之。

壁間置弓矢鉞戚簫磬算器馬策各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峩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侍，或返觀打坐，或執書吾伊，或對譚靜敬，或搦筆著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硯梨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思之曰：行徐而莊，思此無暴其氣也。而即所以持志。思老將至而身心未可自信，如作聖初志何？又思致用恐成馬謖，宜及時自改。賈子一問家變，先生曰：舜之化家也，其機在不見一家之惡，為子計，須目盲耳聾心昧，全不見人過失，止盡吾孝友，方可化家而自全。途遇蠡令，避人門下，令回首諦視久之，因思吾人不言不動，猶的然致世別眼，况輕言妄動，焉能晦其明以求免乎。

九口。謂人曰。人宅內供仙佛不祥。如人請僧或道士
常住宅中可乎。弔蠡縣殉夫徐烈婦。客有見先生
颺場者異之。先生曰。君子之處世也。甘惡衣粗食。甘艱
苦勞動。斯可以無失已矣。語可訥言曰。佛氏是勿視
聽言動。吾儒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十月。左目上生瘡。
後久不愈。左目遂眇。途行遇風。輒作痛。避息。

庚申四十六歲。

正月朔丑。與隱然見一烏衣矮人。已祭祖考父生牌。忽
跌仆如稽首狀。疑父已逝矣。大慟。自此于父生位前供
箸饌。以神人之間事之。看陳龍川答朱子書。至今之
君子。欲以安坐而感動之。浩歎曰。宋人好言習靜。吾以

爲今日正當習動耳。王法乾父廷獻卒。先生往哭奠。

規法乾行喪禮。廷獻翁名蘊奇。定州衛諸生。性仁厚。友

于弟。以次女妻琰。已而卒。先君子曰。法法婿則猶是

也。而君女亡矣。俗以婿繼娶爲續女。歸寧非禮也。翁然

之。其女未于歸時。有糧數石。翁遣車送至。先君子曰。令

女在時。未聞有此也。則君家物耳。請載歸。翁曰。亡女爲

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必不可歸。先君子受

之。四月二十四日。先生叔父愉如卒于京邸。先生聞

之。慟哭成服。五月。琰來謁。先生衰麻出見。教學小學

曲禮。浚州國公玉來問學。公玉初名之元。避先生改

名之桓。先生自二月買石氏女爲側室。以身有疾。未

納女癡且顛爲媒欺也。至四月讓媒氏返之得原金六月媒轉鬻之旗下先生悔之七月璩聞往諫先生泣曰吾過矣吾父無處所而年四十餘先人血嗣未立住與行罪皆莫追前擬有子卽出後迫于時晚以爲但見子產卽出後更不及待但見有孕卽出乃天降罰老妻不育置一婢爲人所欺短又置一側爲人所欺癡故眩亂之極遂欲將此原金再圖一人而不知其過戾至此也敢不速更盡出原金贖女歸其父不責償璩感先生改過之勇立日譜自考自此始 閏八月思爲學之難也如行步也心在則中規矩心不在則不中規矩所爭在敬肆而人見其某時如此某時又如彼遂指以爲僞矣

敢不力乎

王法乾指其門人某曰渠能以冷眼窺人

先生曰切不可教之如此昔人有言社稷丘墟凡爲子孫者當戮力王室且勿以名分相責方今孔子之道塗地但有志者卽宜互相鼓舞以相勉于聖道之萬一有八長而二短姑舍其二有八短而二長姑取其二後生尺寸未進先存心摘人短此何意也 或告兄弟惡先生悽然曰君有惡兄弟幸也若某欲求一惡兄而恭之一惡弟而友之得乎 其人感動 聞先君子事親夙興拜牀下初不令父母獨左右就養委曲有迫以使息弟安嘆曰吾不如也 璩規先生言躁而長猶未改先生曰古人養充而神靈養充則改過有力神靈則一點

卽化僕正賴良友夾扶耳。因出日記令堉評。劉煥章
規先生曰。顏子之明。何至爲佞人欺。而夫子教之遠者。
乃恐賢豪恃聰明。欲駕馭英雄。不覺爲佞人誤耳。先生
服其言。九月。博野鄉耆謀公舉先生賢能。先生力沮
之。語堉曰。春秋惟當以道致霸。戰國必當以道致王。
孔子欲爲尊攘事。故仁管仲。孟子無須此矣。故舉之。易
地則皆然。教堉三減。曰。減冗瑣以省精力。減讀作以
專習行。減學業以却雜亂。如方學兵。且勿及農。習冠禮
未熟。不可更及昏禮。又語堉曰。猶是事也。自聖人爲
之。日時宜。自後世豪傑出之。曰。權畧。其實此權字。卽未
可與權之權。度時勢。稱輕重。而不失其節。是也。但聖人
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濫竽利害。而理與焉。世
儒等之詭詐之流。而推于聖道外。使漢唐豪傑。不得近
聖人之光。此陳龍川所爲扼腕也。僕以爲三代聖賢仁
者安仁也。漢唐豪傑智者利仁也。堉問古人子婦事
舅如父。今遠避以爲禮。何也。曰。古人三十而娶。有子婦
則已老矣。故可近事。今人昏早。父子年多。不甚相遠。則
別嫌爲禮。今時之宜也。十二月。先生叔父柩還自京。
竭力佐其子亨葬之。因思父哭甚慟。曰。勇達德也。而
宋人不貴。專以斷私克慾註之。則與夫子不懼二字。及
勇士不忘喪其元。臨陳無勇非孝等語。俱不合矣。柰之
何不胥天下而爲婦人女子乎。

辛酉四十七歲

正月携挈如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弔高公慶箕墓並會
五公門人吳瑾等回過涑州國公玉家抵安平晤彭古
愚彭子諒二十五日哭奠叔父主前告練二月往
哭奠朱參兩坐王法乾齋相對衍衍忽覺期服忘哀
卽謹三月觀塋日譜白圈甚多曰此非慊也怠也怠
則不自覺其過不怠則過多矣僕記中純白圈終歲祇
數箇自勘私欲不生七情中節待人處事無不妥當乃
爲慊故嘗與呂文輔言聖門三月不違仁者固難及卽
月至日至亦何容易僕並不可言時至祇刻至耳期
服雖練每日必思慕數次謂夏希舜曰舜何罪須知

父母不悅卽我之罪舜何愚須知感動父母不能卽我
之慊慊字更苦更精蓋罪猶有事實可指慊則並無其
事但見父母不允不若必我心中瞞有不可感動者在
也養同高祖任爲子名之曰爾穰書塋所箴滕口
本雞四字于東西壁莊對致敬如諍友在旁思人不
能作聖祇是昏惰惰則不緝昏則不熙參訂司馬光
十科取士法源按唐宋科目甚繁溫公十科差勝要皆
出仕之人而間雜以求仕者總不外明經進士而已是
取之以章句辭華而另設科以用之欲人才得難矣
不如卽以先生所述三物之教復古制鄉舉里選各取
其長而分兵農禮樂諸科以用之終身于一職以其職

之尊卑爲升降而不雜其途。庶人才可以競出。政事可以畢舉。又何事于唐宋科目哉。先生存治之意如此。今蓋姑取其科之近似者。檢較之耳。日彭濟寰晉戒子。謂大病是心中話。卽說在口中。至今二十年未改也。耻哉。四月二十四日。哭奠叔父主告釋服。聞劉宰宇以豪俠老而甘貧。獎之。齊燿燧侯開學。時璫與張又升共學。韜餘先生每入蠡城。則商酌徹晝夜。觀王法乾日記曰。仁者不見菲薄之人情。不相名也。存于中者。戾而感應甚神。可畏哉。服其樂中。齊益錄之。思周孔似逆。知後世有離事物以爲道。舍事物以爲學者。故德行藝總名曰物。明乎六藝。固事物之切。卽德行亦在。事物也。大學明親之功。何等大。而好事。祇曰在格物。空寂靜悟。書冊講著。焉可溷哉。八月。以患瘡久。氣血虛。乃更乎日。在喪家。不御酒肉。移處則用。借璫習禮。教之曰。旋轉貴方圓。唱禮貴高亮。方圓又貴中節。高亮又貴有謹慎意。僕嘗謂呼弟子及奴僕聲音。亦宜莊重。而忌凌傲也。王法乾摘璫過日。剛主交某某。又與其道。有無可憂。先生曰。果有之乎。然吾以爲剛主不及吾二人。在此。其勝吾二人。亦在此。吾二人不苟交一人。不輕受一介。持身嚴矣。然爲學幾二十年。而四方未交多友。吾黨未成一材。剛主爲學。僅一載。而樂就者有人。欲師者有人。夫子不云乎。水清無魚。好察無徒。其將以自改。

也。思齊家之難，誠哉。頓笑不可苟也。行必習恭，步
 步規矩，如神臨之。始製懸門齊戒牌，每齊戒懸大門
 外，云今日交神，不會客，不主醫方。親友賜訪，請誓回，或
 榻他所，祭畢領教。看家語至趙簡子鑄刑書，孔子歎
 曰：晉其亡乎！法銘在鼎，何以尊貴？何業之守？因著說謂
 法寄之人也。銘在鼎，將重鼎而輕人，法必失。道行之人
 也，刻在書，將貴書而賤人，道必亡。十月，約攀以月之
 三五日會質學。先生從不入寺，不與僧道言。至是悔
 曰：如此何由化之？此即褊狹不能載物之一端也。十
 二月，著明太祖釋迦佛贊解。
 壬戌四十八歲。

正月，先君子設繼日之筵，先生司禮。同劉煥、章張、函白、
 王法乾、張文升、魏秀升諸友，彈琴賦詩，習射演數、歌舞、
 藏鉤極樂。先生作穀日燕記。攀從先生如獻縣，與王
 五公先生議經濟。國公玉邀衡水魏純嘏來傳天文
 之學。思古學教法開而弗達，強而弗抑，又古人獎人
 嘗過其量，吾皆反此，不能成人材，不能容眾，自今再犯
 此過，必罰跪。先君子規先生曰：滿腹經濟，再求中節。
 先生謝言。四月，瘵病疫，先生盤桓蠡城醫之。七月，
 著喚逃途，後又名日存人編。一喚尋常僧道，二喚叅禪
 悟道僧道，三喚番僧，四喚惑于二氏之儒，五喚鄉愚各
 色邪教。九月，與攀訂規約，以對眾不便而規者，可互

相祕覺也。云警情須拍坐。嚴驕示以晴。重視禁暴戾。多言作嗽聲。吐痰規言失。肅容戒笑輕。謂張函白曰。千古學者。皆被孔子狂簡二字說定。狂而不簡。則可進于中行矣。千古狂者。皆被孟子進取不怠其初一語說定。進取而怠其初。則可幾于聖域矣。吾與法乾剛主皆愧是焉。如保定府。哭奠呂文輔。晤孫徵君十一子君夔。堪進于先生曰。五穀之生也。生而已矣。長也。長而已矣。不自知其實而穡也。學者有進而無止也。如之。孔子從心不踰時。猶思再進也。堪竊規先生近若有急急收割意焉。且夫英雄敗于挫折者少。敗于消磨者多。故消磨之患。甚于挫折。不知是否。先生曰。是也。願急改策。

癸亥四十九歲

正月如易州望荆軻山。詩云。峯頂浮圖掛曉晴。當年匕首入強羸。燕圖未染秦王血。山色于今尚不平。四月博野知縣羅士吉。差役來候。以王五修子贄。及崔詹事蔚林。楊太僕爾淑言也。蔚林字夏章。學宗陸王。爾淑字湛子。孫徵君門人。俱新安人。六月。河南楊應于來訪。問學。奉喚。逃途而去。喬百一書來論學。百一名已百。臨城人。明末給事。范士髦嘗薦于朝。已而國變。遂高隱。與堪往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信恕等語。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

深意也。可爲名言。閏六月，納所買田氏女爲側室。張函白規先生固執，兼輕信人。王五公先生亦謂曰：流允止于甌臾，流言止于智者。先生服之。一族弟無狀，先生責之。其人曰：大兄惠我一家，原感不忘。因大兄表功，故反成怨耳。先生悚然自悔。九月，先君子病，先生視之，旣彌留，先生問教曰：嘉哉，尚有始有終。卒，先生哭奠，挽聯曰：勁脊柱乾坤，操嚴端介，柔腸和骨肉，德重孝恭。批周子太極圖之誤，主靜之失。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李堪纂

門人

王源訂

甲子五十歲

正月，國公王來請執贄，先生以其年長于已，辭之。二月，王五公先生卒，先生聞之，大慟，已而聞其目不瞑，嘆曰：五公不瞑目矣，吾之目其可瞑耶？初志尋父，以事恩祖不遂，及歸宗，值天下多故，又思爲父母立一血嗣，乃出，耽延數年，今不及待矣，遂決計尋親。三月，爲位哭奠。王若谷若谷字餘厚，五公從兄，同起兵討賊者，嘗過先生，至易州坎下會葬五公先生，私諡曰莊譽，又之郎仁。

哭奠楊計公。先生自誓尋父遼東，不得則尋之烏喇船廠諸處，再不得則尋之蒙古各部落，再不得則委身四方，不獲不歸。故凡友朋當哭奠者，皆行乃出，不欲留亡者以缺也。四月八日，隻身起行，如關東尋父。過涿州，晤陳國鎮。國鎮名之鉉，涿州人。鹿忠節公善繼弟子，善繼講學宗王守仁，而躬行切實過之。嘗語人曰：傳吾學者，杜越而外陳氏子而已。年七十餘，諄諄提引後進，不少倦。人問之曰：先生亦苦寂寞乎？曰：動靜皆有事，何寂寞之有。大學士馮銓同城，居謀不見不得。十七日入京，刻尋父報帖，貼四城門及內城各處。對人言則泣，人聚觀則叩首，白求代尋，來報重謝之。斧資取給醫卜，親

友饒監亦受之。五月十五日，出朝陽門而東，每朔望必望拜家祠。答室人拜，二十日抵山海關。海吼山水暴漲，又无路引，不得出關。見山海之雄，嘆曰：夏殷周之得天下也，以仁；失以不仁。漢唐宋之得天下也，以智；失以不智。金元之得天下也，以勇；失以不勇。六月四日，遇袁士壽梅臣者，為經營路引，乃得出。十三日過韓英市，南已至奉天府，即瀋陽也。主室兄在旗者希湯家，時來鹿友人張尙夫之兄張鼎彝來，巖任奉天府丞，往拜尙夫。因見束巖，求散布州縣尋父報帖。逢人則流涕跪懇，與之報帖，求其傳布。七月，張束巖作毀錦州念佛堂議，先生為之作檄作說，入存人編。八月，報者杳空，往

驗則非先生日夜悲楚。交程王行，王行山東人，有學具壯志，以事編居瀋陽。滿洲筆帖式闕拉江問性情，才先生曰：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因言宋儒不識性，並才情俱誤。拉江驚服，遂拜從學。拉江宿于外，先生問之曰：吾妻有親喪，念婦人亦人子也，豈可亂其喪哉？先生喜曰：禮所未制之禮也，而合矣。四出尋覓，日禱父信于神明。

乙丑五十一歲

二月朔日，傳蓋州南有信，先生如海蓋等處。三月，宿遼陽城，出陷翻漿泥中。七日，至蓋平。十九日，又陷泥中，失履，出遇耀州。二十日，入海成縣。二十五日，入遼陽，俱貼

報帖，遍諭，論不得。三十日，復還瀋陽。三月三日，擬東往撫順。四日，瀋陽有銀工金姓者，其婦見先生報帖，類尋其父者，使人延先生至家，問先生尋親緣故。先生泣訴，婦驚泣曰：此吾父也。先生乃詳問父名字年貌疤識，皆畚婦。又言父至關東，初配王氏，无出，繼配劉氏，生已。曾以棄年逃歸內地，及關，被獲，遂絕念。康熙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卒，葬韓英屯。因相向大哭，認爲兄妹。先生又出，遍訪父故人，言如一。八日，乃定稅服。十一日，宰猪羊祭墓，立主慟哭。自此寢苫枕塊，不食甘旨。朝夕奠，午上食，哭無時。識交皆來吊奠，人人嘆息稱道。十二日，行初虞禮。四月朔，奠告奉主歸，隻身自御車，哭導而行。日朝夕

莫午上食不怠。凡過大水橋梁城門必下而再拜祝告。溝渠徒枉莊門車上跪祝。或俯車秘祝。乃過。是日兄及妹夫金定國識交等俱遠送哭別。十二日達松山堡。行忌日莫。途哭無時。惟至人宅哭止。數聲不揚。十八日入關。往謝曹梅臣。梅臣來吊奠。嗣後遇前助力餽噓者皆謝之。吊奠繹接。十九日行再虞禮。三十日過京城。五月五日至博野七里庵。先期達服。親皆成服。迎奠哭拜。相向哭。已人里至宅安主。行三虞禮。遠地親友皆來吊奠。賻則辭。十三日葬。父生主于祖兆。告蠡庠教諭以下憂。六月八日行卒哭禮。九日行祔祭禮。自此惟朝夕哭。讀士喪禮。嘆古聖書多記事。後儒書多談理。此虛實之

別也。從三叔父怡如病。請同寢奉養之。七月十六日怡如卒。其子早壯。方孩提貧。先生代葬之。是後朝夕哭。考其間思及從叔則哭。叔。十二月十六日哭奠。三從叔告除服。高陽齊林玉有雄才。河南墾荒先生建之。丙寅五十二歲。

正月教諭不敢以稅服報先生。丁憂先生必不易服。應考因棄諸生。二月思孟子曰。先立乎其大。今小事皆能動心。小不平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三月八日行小祥禮。自此易練服。止朝夕哭。惟朔望哭奠。頗食甘美。但不飲酒。不食魚肉。稻。王學詩來執贄。先生不許。長跽兩晝夜以請。先生曰。吾惡夫世之徒師弟名而足

其實者。汝今居太母喪。能從吾喪禮行。再來受子矣。乃去。學詩字全四。完縣人。傭身葬父。割股肉療母疾。學使奏聞。並及其父三錫之。孝祖母金氏。母邊氏之節。領六十金。建三世節孝坊。嘗從孫鍾元徵君。魏唐益司寇遊。四月十一日。思喪禮不言齋戒。以無時不齋戒也。全子年踰五十。愧不成喪。食蔬不免。慈非則祭前須齋戒。十二日行忌口奠。博野知縣羅士吉。具牲來吊。祭成禮。先生往縣謝。致酢二方。望署門稽顙拜而還。先生偶坐門外。聞言幾失笑。乃知喪禮不耦坐。不旅行。有以也。遂入。一日晏起。因思喪中廢業。兼以毀瘠。極易萎情。故先王制祝詞曰。風興夜處。不惰其身。然期以內。哀慕不違。不惰猶易。練以後。哀思日殺。心身少事。逸斯惰矣。情愈憊矣。故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五月十三日。聞關東大兄卒。稅服三月。先生自外過中門側室田氏。急掩扉避。先生遙嘉之曰。可謂能守禮矣。八月十三日。爲關東大兄位。奠告服闋。謂門人曰。初喪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無算。宋儒家禮。刪去無算句。致當日居喪。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幾乎殺我。今因家禮。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疑聖人過抑人情。昨讀子夏傳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乃嘆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宋人無德。無位不可作也。

丁卯五十三歲

自傲曰堯舜之聖在精一吾不惟不精而方粗如糠稗不惟不一而且雜如市肆愧哉懼哉須極力培持土副天之所以生我者可也三月二日聞嫁母病亟之隨東侍疾五日回里齋戒八日行大祥禮始參用儀禮先生主初獻主婦亞獻以邊生作賓三獻祭訖急如隨東則母卒矣大哭服吊衰吊賓爲先生來者拜謝非則否十一日奠十五日送葬十六日哭拜辭主而回二十五日行禫祭禮四月朔日奉考主于家祠行吉祭禮乃遷曾祖考妣主于祧室安祖考主于祖室考主于彌室以殤子赴考祔十二日行忌日祭十五日始行望

禮于家祠習齋與家人爲禮命田氏隨女君拜祠拜君女君皆四坐受子拜父母畢揖之一切復常惟不樂不華飾以尙有心喪也行醫于神州濟貧且欲廣成人材也六月刁過之石藍生約共習禮羅令懸匾表先生門許西山致書于先生論學先生以周孔正學答之西山先生諱三禮河南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選杭州海寧令邑煩劇又值三藩變政務旁午先生撫民擒寇皆有方略且延士講學行禮樂考經史厨傳續紛先生處之裕如也署後建告天樓每晨必焚香告以所爲辛酉入授御史已巳遷至副憲特疏劾內閣徐元文與其兄尙書乾學侍郎高士奇鑄一級而徐高亦由是

去位著河洛源流政學合一等書源流略云聖道一中
原通天地民物爲一全體大用揆文奮武皆吾心性能
事但自孔子沒而中行絕狂狷兩途分任聖道乃氣數
使然不可偏重狂者進取如張良韓信勇往諸人皆能
開闢世界造福蒼生然求其言行之盡規規聖道不能
也狷者不爲如程顥朱熹陸九淵諸人不義不爲主持
名教然欲其出而定鼎濟變如古聖之得百里而君之
朝諸侯有天下不能也二者分承協任庶見聖道皆但
認孔子爲一經學儒生則非矣庚午官至兵部書紳右
侍郎辛未卒 璩與張文升推行存治文升著存治翼
編璩著瘳忘編先生訂正之 七月三日謂紹洙曰穰
其來予心告矣紹洙問曰素不妄動已而爾穰果至紹
洙遠族叔也以貧養于習齋數年如一 八月過保定
府入謁魏蓮陸所建五賢祠程明道程伊川劉靜修鹿
忠節孫徵君以其皆郡人也配饗者爲杜紫峯張聚五
張石卿孫君僑高薦馨孫衷淵 王法乾謂先生曰君
子曰代天言寧容易乎先生是之 十一月過安平可
訥言勸先生以時文教人借以明道倡學先生曰近亦
思及此 十二月訂璩所著閱史劄視 聞劉煥章无
疾而卒面色如生大哭往弔奠爲作行狀

戊辰五十四歲

正月常功增日三復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朔日。遭還初伯總喪。哭奠慟。時先生內子復姓李。復移神州藥舖于家。思待聖賢以豪俠。待豪俠以聖賢。待庸愚以聖賢。豪俠待奸惡以聖賢。豪俠或處之如庸愚。則失其心。則致其侮。或害皆已過也。而乃委命之不淑。人之難交耶。二月。出棉百斤。助還初子文芳治喪。文芳爾機生父也。王學詩卒。先生如完縣弔之。揖而不拜。以其歸能行朔望哭奠禮。收之為門人祀。四月朔日。告還初伯于殯宮除服。看堦四書言仁解。七月朔日。行禮畢。謂內子曰。吾與子雖病。但能守勿怠于禮。堦規先生病中鬱鬱。是中无主也。先生即書于冊。面自警。鹿密觀來訪。思宋室臣子所宜急也。

看正在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乃范益謙首以為戒。與

人舍職。寧談學。皆失聖道。而予中年曾受其傳染也。十月。如獻縣。哭奠王師光。十一月。如高陽。拜孫文正公祠。如新安。拜謝馬開一。會僧鶚立。是時凡助尋父者。皆往謝之。如郝關。與馮繪升言存性存學。繪升初疑後是之。十二月。李植秀從遊學禮。

巳巳五十五歲

正月。訂一歲常儀。常功。凡祭神用今儀。通三獻。諸位讀祝。共十二拜。較會典減三拜者。為成儀。連獻五拜者。為減儀。春祭祖考。秋祭考。俱大齊。季秋特祭孔子。孟春祀戶。孟夏祀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水。俱中齊。

清明十月朔。從族衆祭祖墓。亦中齊。皆用成儀。凡朔望節令親忌日。已生日。及祭外親友。或同老幼祭。分派族人墓。俱小齊。用減儀。朔有薦。望惟酒果。大齊七日。戒三日。齊中齊散齊二日。致齊一日。小齊散齊一日。致齊一夜。大齊必沐浴。中齊沐浴。或澡。拭必入齊房。小齊必別寢。戒日懸內齊戒牌。書云。戒不弔喪。不問疾。不怒責人。不入內。不與穢惡。飲酒不至三盞。食肉不茹葷。齊沐浴。著明衣。遷坐。不會客。不主方。不理外事。致思所祭如在。齊日懸外齊戒牌。書云。今方交神。不敢會客。不敢主方。賜訪親友。暫回。祭畢候教。如遠客。煩族親延榻。他所祭畢。恭迎。凡倉卒與祭外神親友。又有時齊刻齊之例。謂

立刻卽屏他念。禁言語。專思所祭也。

凡祭令家人辨祭品務潔肅 凡

朔望節令謁祠。出中堂南面。妻北面。四拜。惟冬至元旦。八皆答再。妾拜同。不答。子拜同。不答。妾拜。妻儀同。拜君。子孫惟元旦拜。妾再。妾答拜。凡出告反面于家祠前。俱如生人禮。今因禮言無事。不闕廟門。定卽日反者。掛告祠外。經宿以上。再拜告簾外。旬日以上。乃啓簾焚香。設薦告之。教妻行禮同。是謂家禮。朔望出至習齋。焚香率子及從學弟子拜。聖龕四畢。坐受弟子拜。四。是謂學儀。凡出過祠必下。淫祠不下。不知者式之。行樹壁外。式文廟壁外。亦下。過墓必式。惡墓不式。若名賢宗族及至親厚友之父母。准下祠例。有所惻必式。如見瞽者。殘疾喪

衰城倉倒河決殺場之類有所敬必式如遇毫臺望祠
廟望祖塋過忠臣孝子節烈遺跡賢人里之類凡過祖
塋日一至揖再至趨旬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恩祖父
母師墓同凡賓主相見見師日見揖旬以上再拜月以
上四拜交友皆再拜會常客如常儀凡吉禮遭喪皆廢
雖總亦然此一歲常儀也習禮樂射御書數讀書隨時
書于日記有他功隨時書每日習恭時思對越上帝謹
言語肅威儀每時心自慊則○否則●以黑白多少別
歎慊分數多一言○過五則×念一分○過五則×中
有又邪妄也如妄念起不爲子嗣比內皆是每晨爲弟
子試書講書午判倣教字此一歲常功也有缺必書新

爲却疾求嗣計增夜中坐功 謂張文升曰如天不廢

子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
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

二月珠執贄正師弟禮 先生歎曰素隱行怪者有

其人半塗而廢者有其人依乎中庸遜世不悔者吾非
其人也竊有志焉 思心時時嚴正身時時整肅足步

步規矩卽時習禮也念時時平安聲氣時時和藹喜怒
時時中節卽時習樂也玉帛周旋禮也不爾亦禮琴瑟
鐘鼓樂也不爾亦樂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王法

乾論友主擇交先生主節取 三月習琴 十一日誕
日也家人請拜先生泣下曰予兩間罪人不及事父母

敢當家人祝乎。乃例不祝壽。是日與人送葬。遂泣不已。自傷也。知養子有隱疾。不能嬾嗣。且有室變。大憂旋以命自解。乃謀養孫爲後。李植秀來問禮。曰。子有祖父。在禮不得專行。吾聞人子善言。常悅于親耳。善行常悅于親目。須潛孚祖父。若自其已出。而我奉行之者。乃善。此吾在朱氏時所自勉也。習騎刀式。始及雙刀。四月。學使李公應薦。知蠡縣。事趙公旭。俱遣人懸匾旌。間趙兼有餽儀。先生受而不報。時蠡人士公舉先生于縣。將達道院。上奏國公玉。亦謀遍揚當道。先生力止之。謂堪弟培曰。僕抱禹稷之心。而爲沮溺之行。如函劍而欲露寸光者。法乾謂不如全函。剛主謂不如多露。皆

非僕志也。

如蠡哭奠堪。世父保初。世父諱成性。康熙

初。以恩貢。截留提選。通判辭老不就。先生私諡之曰節白。五月。堪問曰。近日此心提起時。禹慮皆忘。祇是一團生理。是存養否。先生曰。觀子九容之功。不肅此也。數百年理學之所以自欺也。非存養也。子素用力。靜則提醒操持。動則明辨剛斷。而總以不自恕。蓋必身心一齊提起。方是存養。不然則以釋氏之照徹萬象。混吾儒之萬物一體矣。七月。教李植秀及幼弟利。學士相見。獻酬禮。令肄三。王法乾曰。程朱何可操戈。試看今日氣運。是誰主持。家讀其書。取士立教。致君臨民。皆是也。先生曰。元亦謂今日是程朱氣運。正如前季自是五霸。

持世然必以爲五霸持世不如堯舜程朱持世不如孔孟已而曰謂程朱持世尙過其分十分世道佛氏持三分豪俠持三分程朱持三分仙氏持一分聖道焉得不皇皇表章也 刁文者之辭之來言靈壽知縣陸隴其求先生所著書清苑無影恐爾等欲相見先生謝曰拙陋不交時貴吾子勿游揚也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爲程朱學居官清介嗣堯字子昆山西猗氏人學陸王清威有吏才 以祭門神齊求有雜念思祭神皆難乎齊况平常而能齊明也卽尋思神二十九日出也行中規矩入則否嘆曰甚矣齋庭中禮之難也 李植秀問曰秀尋師問道人多毀忌如何曰天下方以八股

爲正業別有講作皆曰閒雜皆屬怪異汝初立志當然自進不驚人不令人知可也然亦須堅定骨力流言不懼笑毀不挫方能有成 八月撫院于公成龍使來懸匾旌閭先生受而不報 九月訂堦所編訟過則例吹簫 自勘出門如見大賓近多如此 國之桓介堦執贄先生辭因請乃受之 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必于湛然虛靜之中凜上帝臨汝之意則靜存正功也若宋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非丹家所謂內觀乎 堦問自整飭矣已又忽忘昏惰何以免此先生曰湯銘苟日新矣何必復日日新日日則無間矣何必贅日又日新可見忽忘昏惰古今學者通患除時常振刷无

他法矣。李植秀聞念朋從屏之不退如何。先生曰：但將精神竦起，使天君作主，諸念自然退聽。然非用力有素，而驟言竦起，退聽亦殊不易。先儒所謂工夫即是效驗也。族弟借乘，家人對確矣。先生思此八時，所借命家人改日確。十二月往哭莫闡，次來，次際泰，蓋人豪俠好義，所施散萬餘金，交游幾遍天下，而待人寬讓，遇橫逆笑受之不報。三從子早壯，以孩提從母嫁，至是取歸，養之率之，招神于墓，立主習齋旁，室行虞禮。書一聯云：虛我觀物，畏天恕人。

庚午五十六歲

正月三日，養族孫保成爲孫。

國之桓至，先生曰：學人

學人

未有真誠如子者，惜老矣。之桓曰：竭力向前，死而後已，敢以老阻乎。先生與王法乾同榻，聞元有寸進否，曰：有，遇人爭辯，能不言矣。二十二日，行中矩，望見壁，上書母不敬，快然思敬時，見箴而安，怠時，見箴而惕，不啻嚴師爭友矣。湯武逐物，有銘有以哉。博野令羅公致仕，先生往謝，羅公尋來拜謁，深以先生之學爲是，作喚迷塗序。二月，張東巖通政來訪。二十二日，遭從世母總服。三月，訂襟族約。思事可以動我心，皆由物重我輕，故兵法曰：敗兵若以銖稱鎰。曰：後世詩文，字畫乾坤四蠱也。習射。門左演爨，弄家衆寂然，室中各理女工，如無聞。先生喜曰：誰謂婦女不可入德也。

五月九日子弟俱往田思吾庭除日新有乏人无廢事今不潔衰情甚矣乃各處親掃惟場三息乃畢思內篤敬而外肅容人之本體也靜時踐其形也六藝習而百事當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絜矩行而上下通心之萬物皆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禪宗焉能亂我哉二十二日哭奠從世母墓告除服六月書謹言八戒一戒聞言二戒俗言三戒類引四戒表暴五戒凌人六戒幽幻七戒傳流言八戒輕與人深言思文墨之禍中于心則害心中于身則害身中于家國則害家國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詞之慘而意之悲也思高明覆物萬物歸我洞照萬

象一象不沾儒釋樞去天淵也思定其心而後言自无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無妄怒失言妄怒皆由逐物未嘗以我作主八月朔日以祭門神齊惡人心不如聖人之純一也齊日之心必如聖人而神乃可格人身不如聖人之九容也齊日之身必如聖人而神斯可交一日行容恭因思劉煥翁謂門人曰予當恭莊時輒思劉煥章矜莊時思呂文輔坦率時思王五修懇摯時思陳國鎮謙抑時思張石卿和氣包括英氣憤發時思王五公嗟乎使諸友皆在其修我豈淺鮮哉九月思人大則事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人未聞譏其反覆背逆也二日行中規矩思昨終日中度今日惟此時純

敬之難也。思人才無用矣。厭其無用。卽已才无用。世
路不平矣。怨其不平。卽已情不平。以祭考齊戒。思齊
戒日有不悅。宜寬之。曰先考之量容之也。有交財宜讓
之。曰先考之惠及之也。十月。爲蠶人士作祭。劉潤九
文。潤九名廕旺。蠶人恭兄。富而行仁。環居十餘村。有訟
爭皆往質之。十一月。涑水曹敦化來問學。求列門人。
先生辭。王法乾曰。自知周孔三物之學。却缺靜功。不
及前日。先生曰。易曰洗心。中庸曰齊明。非齊不明。非明
不齊。非洗心不能齊明。非齊明不能洗心。何事閉目靜
坐。拾釋子殘藩也。十二月。教之桓敦化學禮。敦化
介。蔡執贊先生許之。先生語蔡曰。伯夷仁也。柳

義也。蔡曰。蔡亦謂伯夷非佛老可托。以其不念舊惡也。
柳下惠非鄉愿可托。以其必以道也。伊尹非桀霸可托。
以其樂堯舜之道。而一介取與必嚴也。孔子非經生可
托。以其志爲東周。而教人以兵農禮樂也。先生曰。然。
先生曰。唐楊瑄疏言。選士專事文辭。自隋煬帝置選士
科始。加以帖括。自唐高宗聽劉思立之奏始。乃爲世害
至今乎。

辛未五十七歲。

正月。思凡罪皆本于自欺。言聖人之言而行小人之行。
全欺也。卽言聖人之言而行苟自好者之行。亦半欺也。
法乾規先生曰。身不及口。口不及筆。先生曰。心更不及。

身願其勉之。思有一夫不能下亦傲惡，有一事不耐理亦怠惡，有一行不平實亦偽惡，有一錢不義得亦貪惡。又思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真無聲無臭於穆不已。上通于天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內返歉然自愧。看韓非子至說難，強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憮然恨予交人每蹈此危哉。名保成曰：重光。思予以淺露爲直，暴躁爲剛，執滯爲堅定，屢遇不改，廢才也。三月，先生將出遊，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于是別親友，告家祠，十六日南遊中州。至安平縣，閭暉光齋，問教其門人，揖立，應對朔望拜父母儀，獎之。至深州國之，桓請從，以其

年老家貧，子幼，辭之。對曰：吾敢遜子路乎？因請徒步從。先生教之曰：正心修身之功，不可因途行懈。吾嘗內自提撕也，又教以齊家先嚴內外。野莊頭遇鄭光祿克昌，示以喚迷塗大悅。至順德府馮莊，訪楊雨蒼及其弟濟川，示以喚迷塗，楊錄之。晤邢臺教諭賈聿修，故人也。曰：人言教職爲閒署，不知人才爲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修身布教之道。四月朔日，行望拜家祠，答拜家人門生禮。至安陽，哭奠許西山先生。訪徐孝子适，适聞存學存治，曰：适每夜祝天生聖賢，以衛聖道，其在先生矣。抵回龍，與陳子彝、耿子達、甯天本、熊伯玉、耿敬仲、孫實則、柴聚魁、丁士傑論學，爲甯甯。

季和閻慎行言經濟。至濬縣教諭國之蒲男玉之桓弟也。來迎遊大伾山。諭道士歸倫。考忌日齊宿遙奠。終日素衣冠不御酒肉。與男玉論井田。固留之桓而行。宿班勝固見民以歲凶流亡。惻然出錢及衣周之。草遊客書寄縣令。諷以四急。一急停徵。一急賑濟。一急捕蝻。一急請上官行文各處安集流民。至夏峯晤孫徵君子五君協七君孚十一君夔。具雞酒祭徵君。哭之拜。耿保汝因同孫平子孫箕岸登嘯臺遊安樂窩。弔彭餓夫墓。酌以酒。盥嗽百泉。時保汝率子爾良及楊廕干楊誠甫李天祐孔益仲陸續至。乃以存學質保汝曰。請問孔孟在天之神。以爲是否。程朱罪我否。保汝曰。孔孟必以爲是也。程朱亦不之罪也。但日前習見不脫者起紛紜耳。先生曰。苟无獲戾先儒。而幸聖道粗明。生死晷不計也。保汝曰。如此無慮矣。乃爲暢言六藝之學。保汝出其王制管窺論井田封建與先生存治合。深相得。流連幾十日。乃別。廕干以車馬送。保汝名極定。與人從孫徵君移家夏峯。高隱力學。至延津訪周礎公論學。渡黃河。五月至河南開封府。張醫卜肆以閱人。思今出遊卽用九也。必見无首。乃爲善用。十日夜店人賊盜。先生堅卧亦不言。訪張子朗劉念庵郭十同李璠之。杜聿修周炎趙龍文來訪。時時習恭。心神清坦。四體精健。時疫氣流行。兼之斧資不給。而先生浩歌自

得絕不動心。一日見一翁過骨甚健異之挽入座則
孫徵君門人原武張燦然天章也先生以常功及存學
質之天章喟然曰禮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問水政
先生畧言之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先生曰
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
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自此來問學者日衆二十
七日始食杏恐食早家人未薦也張天章來曰學者
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著述亦不容已先生曰
孔子強壯時學成教就陶鑄人材可以定一代之治平
矣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刪述皆大不得已而爲
之者也如傲富翁者不學其經營治家之實而徒效其

凶歲轉移遭亂記產籍以遺子孫者乎且孔子自居于
述乃武周述事之述家居習禮樂執射御爲司寇辨五
上之性乃述六府三物之事也非註記其文字也後儒
以講書註解托聖人之述可乎況靜中了悟乃釋氏鏡
花水月幻學毫无與于性分之真體位育之實功也聖
門下學上達原有正途不然孔子日與七十子習行粗
迹而性命不得聞孔子不幾爲千古之拙師七十子竟
成愚徒乎天章曰顏子仰鑽瞻前如立卓爾是何物豈
顏子枯禪乎先生曰否顏子明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豈空中玩弄光景者比耶後儒以文墨爲文以虛理爲
禮將博學改爲博讀博講博著不又天淵之分耶天章

拜手曰。聞命矣。時主客坐久。體愈莊。容愈恭。先生因指曰。非夙用戒慎功。此容不得于。人前矯強粧飾也。故一望識君。天章悅服。抵夜乃去。偶見筆有亂者。因思杏壇之琴書不整。孔子不得謂之恭。而安俱正之。六月遊于衢。遇一少年。頗異。問之。朱超越千也。約來寓。已而果至。問其志。願學經濟。乃沽酒對酌。與之言。已提劍而舞。歌曰。八月秋風彫白楊。蘆荻蕭蕭天兩霜。有客有客夜徬徨。徬徨良久。鸚鵡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新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倦而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翌日報一刺曰。吳名士拜。遂行。抵杞縣。訪田椒柏。鄭吉人。皆以

稱學爲是。

至鄆陵。訪梁廷。授以道。于伏村。贖劉子厚。

謫王延祐次亭。次亭述其師張仲誠所傳。將好貨好色。作成色相。制絕。先生曰。是主人不務守家。而无事喊盜也。予謂白晝乾健習行。夜中省察操存。私慾自不作。卽或間作。祇一整起。亦必退聽。孔門爲仁。與克伐怨欲不行之分。卽在此。次亭請執贄。辭之。晤常貞一。蘇子文。曰。七月。訪劉從先。言禮當習。從先奮起曰。此時卽習。何得乎。習祭禮二度。日入。從先曰。燈可讀書。燈不可習禮乎。秉燭終三。教從先三。郎喪禮。從先問喪服制言之。訪韓旋元。旋元闕存性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豈心之理善。而身乃雜惡乎。闕存學曰。是吾儒喚迷塗也。

訪韓智度指易修業居業曰學者須知田產籍非祖業講讀籍上田產非修業乃得求其業而修之修乃得居之吾儕急事也智度曰然觀鄧汝極傳以當時心學盛行崇證覺以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爲多汝極駁之曰九容之不修是无身也九思之不謹是无心也先生續曰四教之不立是无道也六藝之不習是无學也閏七月思化人者不自異于人抵上蔡訪張仲誠仲誠曰修道卽在性上修故爲學必先操存方爲有主先生曰是修性非修道矣周公以六藝教人正就人倫日用爲教故曰修道謂教蓋三物之六德其發現爲六行而實事爲六藝孔門學而時習之卽此也所謂格物也

格物而後可言操存誠正先生教法每乃于大學先後之序有紊乎論取士仲誠曰如無私八股可也先生曰不然不復鄉舉里選無人才無治道仲誠名沐以進士知內黃縣事有惠政論學大旨宗陸王而變其面貌以一念常在爲主弟子從者甚夥觀上蔡知縣楊廷望所開杜渠又聞其毀佛寺重建著臺伏羲廟清丈地畝躬率人習文廟禮樂蓋有用才也先生謂李子楷曰朱子論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不觀觀之此是禪宗否子楷曰此誠近禪愚等操存不如此乃將學問思辨俱在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內用功先生曰如此則孔子學于識大識小問禮問官終日以思辨聞與

達皆其兀然靜存不覩不聞時也。而可通乎。八月先生與仲誠及其門人明辨婉引。幾一月。將行。申曰。學原精粗。內外一致。加功。近世聖道之亡。多因心內惺覺。口中講說。紙上議論。三者之間。見道而身世乃不見道。學堂輒稱書院。或曰講堂。皆倚學之不講。一句爲遂非之柄。殊不思置學之二字于何地。孔門是爲學而講。後人便以講爲學。千里矣。仲誠笑曰。向以爲出脫先儒籬籬。不知仍在其窠中也。及行。仲誠率門人遠送。先生拜手曰。承教不敢自棄。勉加操存。先生操存有年。願進習行。以惠蒼生。仲誠拜手許諾。訪侯子賓諸人。勉以習行有用之學。至商水。訪傅惕若。論學。惕若服焉。以吳名

士刺拜李子青水天。與言經濟。木天是之。先生佩一短刀。木天問曰。君善此耶。先生謝不敏。木天曰。君願學之。當先拳法。拳法武藝之本也。時酒醞月下。解衣爲先生演諸家拳法。良久。先生笑曰。如此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爲力對舞。不數合。擊中其腕。木天大驚曰。技至此乎。又與深言經濟。木天頓倒。下拜。次日。令其長子珖。次子順。季子貞。執贄從遊。渡小黃河。訪王子謙。及寇楣等。隨問引以正學。抵鄆陵。訪李乾行。等論學。乾行曰。何須習見已而服。返鄆陵。訪李乾行。等論學。乾行曰。何須學習。但操存功至。即可將百萬兵。無不如意。先生悚然。懼後儒虛學誣罔至此。乃舉古人兵間二事。叩其策。次

日問之。乾行曰：未之思，亦不必思。小才小智耳。先生曰：小才智尚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豈君操存尚未至耶？乾行語塞。九月朔日，偕王次亭、昆仲習冠、燕諸禮次亭問明德親民。先生曰：修六德、行六行、習六藝，所以明也。布六德、六行、六藝于天下，所以親也。今君等在仲誠先生之門，從未以此為學教，然則何者為若所以明之親之者乎？閉門靜坐，返念收心，乃二氏之學，非吾儒之操存也。次亭感佩。先生渡河北，歸過淇縣，訪王餘嚴柔之五公先生弟也。老病留金于其孫世臣為養資。至湯陰訪朱敬主一。他出其父寧，居出會風儒也。語之學，抵掌稱善。主一歸，先生與主一及其子侄習禮、寧、堯。

曰：予可任老乎？即主一位，伏與彬彬如也。夜與主一論學論治。主一曰：不見先生幾枉度一世。行徐适，仲答已來迎，出日省記求教，問禮樂答之。已而主一復來，追送至磁州別主一請先生習恭觀之。曰：並坐習恭。先生曰：吾儒無一處不與異端反。即如主一人並坐習恭，儼然兩儒，倘並靜坐，則儼然兩釋和子矣。十月至臨城拜喬百一，毫毫清苦，布衣單微，以益力。却出酒食，寒舍論學。五日抵里，族侄修已爾從遊。問家人前以家書至，相謂曰：不聞朝廷論至大臣必拜受乎？夫子一家之君也，寧以妻子受人恩，福至拜受先生惕然曰：吾無以當之。尚客少日，事遂平。因以拜禮，勿視聽言動與家。

人相勉。思言終未能說。初教五字用力。曰省徐文禮
遜或少寡乎。王世充言。道在于書。先生曰。書之文字
固載道。然文字不是道。如車載人。車豈是人。法乾曰。如
坐如尸。非道乎。曰。是人坐乎。書坐乎。抑讀之。卽當坐乎。
法乾無以應。給李介石書。返其幣。以南遊後。介石具
幣儀來問學也。介石名柱。深澤人。黃門人龍子也。辛酉
舉于鄉。能技擊。好樂。教子甥及門人各習一音。每日讀
書畢。卽登歌合樂。颯颯如也。樂易好。他人多德之。

壬申五十八歲。

二月。觀塔所輯諸儒論學。關中李中孚曰。古儒之學以
世爲宗。自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

實亡矣。批曰。見確如此。乃膺撫臺尊禮。集多士景從。亦
祇講書說話而已。何不舉古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與
人習行哉。後儒之口筆。見之非無用。見之是亦無用。此
所以吾心益傷也。觀古月令。每月教民事。至命樂正
習舞。命宗正入學習樂之類。嘆今曆授時布政之法。亡
添入建除宜忌諸術。亦周孔學失所致也。謂塔曰。子
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蓋憂予存性存學大翻宋明
之案。逆而難入。錄其合道之言。欲使人信吾說之不謬。
予先儒而教易行。意甚盛也。然予未南遊時。尚有將就
程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
虛文。直與孔門敵。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

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且所謂未墜者非也未墜者在身世也今諸儒之論在身乎世乎在口筆耳則論之悖于孔孟墜也卽合于孔孟亦墜也吾與子今日苟言而不行更憂其墜矣而暇爲先儒文飾曰未墜哉六月教儼曰人之不爲聖人也其患二一在視聖人之大德爲不敢望一在視聖人之小節爲聖不在此吾黨須先于小節用功七月錄四書正誤偶筆皆平日偶辨朱子集註之誤者至是命門人錄爲卷八月側室田氏卒葬之祖塋傍行三虞禮于別室以無所出准無服殤例令子弟十二日除服田各種宜有女德柔順而正事先生十八年未嘗一昵近未嘗仰首一視先生面也事女君如慈母死後數年女君時時哭焉十一月王次亭北來問學先生詳示之王法乾規先生雜霸先生曰子以僕爲雜霸或卽子染于老莊之見乎僕以子爲老莊或卽僕梳子雜霸之見乎各宜自勸

癸酉五十九歲

正月書堪規先生道大而器小宜去褊去矜去躁去隘語于記首二月王法乾曰吾二人原從程朱入先生曰從程朱入之功不可沒也然受其害亦甚使二人不見程朱之學自幼專力孔孟所成豈如今日而已哉卽以賢弟聰穎屢悟屢蔽受書豈淺故吾嘗言仙佛之

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偏迷賢知。置側室姜氏。亡
岐劉懿叔延往先生曰。後猶失孔子之道。致我輩不得
見君子以文會友之樂矣。即如今日。知聖學未亡。與公
郎等吹笙鼓瑟演禮習射。其快何如。乃祇闕論今古。差
勝俗人酣賭而已。可勝歎哉。四月。以三物一一自勘。
思一日不習六藝。何以不愧習齋二字乎。闕宋人
勸其君用曉事人。勿用辦事人。歎曰。官乃不許辦事耶。
曉事者皆不辦事耶。愚謬至此。不亡待乎。六月。王越
千來問學。觀明臣傳。每以著書成加官進秩。夫爵位
所以待有功者也。而以賞著書之人。朝野胥迷。乃爾
勸周密癸辛雜識載周平原云。程伊川言有真知所行

自然無失。以致學者。但理議論不力。實行沈仲周云。道
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居官不理政事。以爲俗吏
所爲。惟建書院。刊書註輯語錄。爲賢者。或稍議之。其黨
必擠之。爲小人。異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不在典午清
談下也。當時儒者猶覺其害如此。今則舉世罔覺矣。吾
敢不懼哉。李植秀問曰。張仲誠學術錯。先生亦時稱
之何也。曰。辯學不容假借。若其居官廉幹。自是可取。吾
嘗謂今日若遇程朱。亦在父事之列。正此意也。思與
常人較短長者。常人也。與小人爭是非者。小人也。如天
之無不覆。疇斯大人矣。十月。觀春秋。思孔子祇記某
事某事。其經濟裁處之道。皆在胸中。未錄也。故游夏不

能贊一辭。予皇明大政記。祗錄條件。不參一議。以待用之。則行。似孔子當日亦此心事。後人專以文字觀經。至年月日皆尋義意。遇不相合。又曰美惡不嫌同辭。恐皆寢語耳。如涿州哭奠陳國鎮。十二月與爾儼言致用以稅本色均田為第一政。

甲戌六十歲

正月朔日祭祖考。側室田氏亦耐食。二月肥鄉郝文燦公函來問學。請先生主漳南書院設教。先生辭。王法乾為定州過割地。款于已名下書狀不如式。氣象鬱鬱然。先生曰。為愛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即茫然。賢豪不免。况常人乎。予嘗言誤人才。

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不其信夫。六月以祭中霽齊。自勘行坐皆如禮。使他日盡如齊日也。無愧矣。而不知也。非忘乎。故助忘二字。非孟子實加作聖功不能道也。語恭曰。吾與文升不言操存。與法乾不議經濟。兼語者。惟子。子其勉之。勿以虛文畢事也。謂魏帝臣曰。近世翰林院侍讀講修撰等官。為朝廷第一清貴之臣。奈何唐虞命官。詔牧。乃忘此要職乎。學術誤及政事。可嘆也。十月。思夫子之溫良恭儉讓。石卿先生有三焉。溫恭讓也。介祺先生有二焉。溫恭也。晦夫先生有二焉。良與儉也。予曾未有一焉。愧哉。十一月。郝公函具幣帛。輿僕遣苗生尚儉來聘。主漳南書院。先生又辭。

乙亥六十一歲

三月修己日近日取士書藝攢砌策表互換祇爲欺局先生嘆曰豈惟是哉孟子後之道之學二千年總成一
大謊四月日施惠于人乃其入命中所有第自吾手
一轉移耳何德之有故世間原無可伐之善可施之勞
七月之小店途誦程子四箴覺神清氣聳因思心淨
氣舒一時乃爲生一時故君子壽長神昏氣亂一日如
死一日故小人年一謂敦化曰三重之道王者之
迹也三物之學聖人之迹也亡者亡其迹也故孟子曰
王者之迹熄孔子曰不踐迹吾人須踐迹又曰多看讀
書最損精力更傷目修己爾傲曰學者但不見

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便是昏惰一日十一月謂修
己日子讀律而時文乃進可知經書皆益于文不在讀
八比矣然尚未嘗實學之味也苟時時正吾心修吾身
則養成浩氣天下事無不可爲也況區區文藝乎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也韓退之文人之雄亦云十二月初
三日爲孫重光行冠禮延杜益齋爲賓思以厚病人
之薄卽已薄也以寬形人之刻卽已刻也

丙子六十二歲

二月朔日行朔禮已旦矣出行學儀久之入家人仍帽
欄候請拜先生曰吾德衰不能振一家之氣不足拜也
室人懼拜內戶外立而不答側拜坐而不立謂曹敦

化日天下無治亂視禮爲治亂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衰。四月郝公函三聘請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乃往重光及門人鍾鏐從五月朔日在塗率重光衍望拜禮使錢望拜其父母四日抵屯子堡漳水泛公函率鄉人以舟迎入。公函學士相見禮因告家事先生曰爲兄之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議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榜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榜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及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并射御技擊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日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日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仍懸許公三禮漳南書院扁不沒舊也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比空二齋左處儉儉右宿來學門外左房六間榻行賓右厦六間客車騎東爲更衣亭西爲步馬射圃堂東北隅爲倉庫厨竈西北隅積柴炭。思孔子討陳恒而料其民不予會夾谷而却萊兵反汶田聖人之智勇也乃宋儒出而達德沒僅以明理解智去私解勇其氣運之阨哉又思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佛氏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宋儒起而天下有不達之德。郝也魯苗尚信白宗伊李弘

業韓習數郝也廉郝也愚拜從學。六月書習講堂聯
云聊存孔緒勵習行脫去鄉愿禪宗訓話帖括之套恭
體天心學經濟幹旋人才政事道統氣數之機。思多
言由于歷世事不熟看人情不透。閱家語至遊農山
歎曰觀于子路子貢則趙奢李靖仲連陸賈皆吾道所
不損矣乃自宋儒分派而諸色英俊胥不得與于吾道
異哉。思有所事則心景日上無所事則心思日下尚
書曰所其無逸有以也。命諸生習恭習數習禮與公
函顧而樂之。七月朔行學儀畢日朔望行禮匪直儀
文蓋欲每月振刷自新也汝等知之。又教弟子舞舉石
習力先生浩歌。八月如回龍晤諸故友程潛伯講筵。

語之曰程朱與孔門體用皆殊居敬孔子之體也靜坐
惺惺程朱之體也兵農禮樂爲東周孔子之用也經筵
進講正心誠意程朱之用也潛伯曰解矣。訪路趨光
驤皇論治主封建井田相合謂之曰聖人不能借才異
代須寬以收天下之材和以大天下之交。十六日以
漳水愈漲書齋皆沒嘆曰天也乃旋門人皆哭別也魯
送至家九月始返。思非禮勿視四句嚮二字一讀謂
不視邪色云云非孔子復禮意也當四字一氣讀重在
一禮字謂視聽言動必于禮也天下歸仁卽王天下有
三重民其寡過也皆復于禮也。思威不足以鎮人而
妄夷之惠不足以感人而妄居之不智也禍于是伏焉。

十一月十五日爲爽然行冠禮。延劉滌翁爲賓。爽然卽早壯也。二十七日遭叔母期喪。寢于外不入內。飲食行處非哭時皆如平居。不致毀矣。十二月著宋史評。爲王安石韓侂胄辯也。其辯安石略曰。荆公晝夜誦讀著書作文立法。以經義取士。亦宋室一書生耳。然較之當時。則無其倫比。廉孝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已以正天下之想。及旣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卽當時至元祐間。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爲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曾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癘發而卒。神宗言之倦焉。流涕夏本宋臣叛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輸遼夏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近倖又倍。是宋何以爲國。買以金錢求其容我爲君。宋何以爲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荆公爲此其得已哉。辟之仇讐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責家貲而豈得已哉。宋人苟安日久。聞北風而戰慄。于是壻堵而避。與荆公爲難。大哄極詬。指之曰奸曰邪。并無一人與之商確。曰某法可某法不可。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拘可乎。且公之施

爲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辦國用，厲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母乃荆公。當念君父之讐，而韓、富、司馬、光等皆當赦置也乎？矧琦之劾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遠有七：一、招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于西，山制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一、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噫！腐儒之見，亦可畏哉。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誤以爲罪。

遂傳耳。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黃延堅修神宗實錄，務詆荆公。陸佃曰：此謗書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尚可信耶？其指斥荆公者是耶非耶？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普忘君父之讐也。而天下後世遂羣以苟安頽靡爲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撐拄乾坤者爲小人也。豈獨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辯侂胄畧曰：南宋之金與北宋之遼，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乃累世知岳飛之忠，累世皆秦檜之智，獨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謂爲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義復讐，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謙之以昇金也。尚有人心哉！然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戎首無

如何也。乃夷考當時葉適丘宥辛棄疾等。支吾于北敵。無勝計。而宋相之首已不保矣。異哉。有題朝門者曰。是錯既誅。終叛漢。於期一入。竟亡燕。可見當時人卽惜之。非誅平原而宋存。留平原而宋亡也。及金主見平原首。率羣臣哭祭禮葬曰。此人忠于謀國。繆于謀身。諡曰忠。繆則金非惡平原而深笑宋室也。可知矣。宋史乃入之。奸臣傳。徒以貶道學曰偽學。犯文人之深惡耳。宋儒之學。平心論之。支離章句。染痼釋老。而自居于直接孔孟。不返于偽乎。其時儒者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學輩言行了不相顧。其徒不已有偽乎。而遂深疾之也。至于指數其奸除貶偽學外。實無左驗。徒曰姬媵盛。左右獻媚而已。郭汾陽猶窮奢極欲。張曲江猶喜軟美而欲責平原以聖賢乎。且此等亦未必非耳。筆文人媒藥之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奸。宵無一察焉。不其冤哉。郭子固萬書問學。子固名金城。北京人。少能詩文。聞堦言顏先生之道。輒棄去。爲天文地理禮樂書數河渠諸學。任刑部員外郎。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奏讞。再四欵獻。全活甚夥。陞御史。上疏謂官冗殘民。請汰之。性孝友。謙默有容。非其義。強之財弗受也。年四十一卒。博野知縣徐公國綬造廬拜見。

丁丑六十三歲

正月。偶觀宋孫翥吳時二傳。嘆宋家每論人。先取不喜。

兵能作文讀書不可療之痼癖也。殃其一代君臣毒流奕世傷哉。思人至衰老容色氣度宜倍寬和以樂人羣骨力志情宜更剛毅以保天命。吾未有一焉。豈不可懼。二月思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為多事。見理財便指為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為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也。閱韓詩外傳仁道有四。聖仁智仁德仁而礪仁為下。嘆曰。子求仁而好其下殆哉。觀古書言十淫有淫中破禮。淫文破典。曰其宋儒之謂乎。三月廣平陳宗文來訪。四月王法乾與先生言學。忽歎曰。宋儒竟是惑世誣民。先生笑曰。子乃今始知乎。答書曰。吾所望與于此道者惟足下一人。故懼其放畏。

其雜相見責善過切。如日暮途遠。擔重力罷。將伯之呼。不覺其聲高而氣躁也。六月思天之所祚報者。人不感稱。已不表見。所謂陰德也。又思對越上帝。不為世味糾纏。不為喜怒勞擾。不為疾病困縛。乃為晚年進益。七月定與劉棻旃甫刊先生訂改王應麟三字書。九月思古人靜中之功。如洗心退藏于密。乃洗去心之汚染。退然自藏。極其嚴密。一無粗疎。即不動而敬也。何事宋人借禪宗空靜而文之以主一。又贅之以無適。以似是而非者亂吾學哉。十一月二十七日哭奠叔母墓。告服闋。

戊寅六十四歲

正月登廁皆梁之糠粃也。出謂人曰：昔年歲儉入剛主家，廁矢積葛糠，此處正堪自對焉。知貧之苦乎。三月八日，忽長吁，自愧必有隱憂不自覺者。思千古無暴戾之君子。四月，思諸子不及門，吾卽無學習，亦是無志，遂獨習。士相見禮，如對大賓。鄆陵裴文芳子馨來問學。五月，觀朱子語類，秦檜愛與理學交，自謂敬以直內，終日受用，則當日理學之爲小人假者固多矣。六月，保定詹遠定侯來問學。觀語類曰：本朝全盛時，如慶曆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外人侮，亦祇忍受，不敢與較，方得天下少寧，積而至于靖康。一旦所爲如此，安得天下不亂。不知此言是怨慶曆。

元祐諸人乎。抑怨靖康諸人乎。末家可笑，可憐，積成禍亂之狀如此，而乃歸獄荆公何也。思朱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榛蕪矣。遠近已正墮此處，事非惰卽畧，待人非偏卽隘，仍一不能走路之宋儒也。可愧可懼。琳謂走路者，兵農禮樂也。路程本者，載兵農禮樂之籍也。宋儒亦不甚喜觀此籍，蓋其所喜者尚在安樂窩居，不在通曉路程也。如論語：敬事而信，等書，必曰是心不是，政可見。思吾身原合天下爲一體，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放鄭聲，遠佞人，合天下之視聽言動，俱歸于禮也。故曰：天下歸仁。

月曰天下寧有異學不可有假學異學能亂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似是而非之學乃滅之矣。徐公解任來拜別先生往答之。八月覺胸中恬靜與天地相似。十月王法乾曰自居功者人必共怨之自居長者人必共短之自居是者人必共非之先生曰然。十二月李植秀請專志于禮先生曰善剛主在浙學樂後射粗可修己學律希濂學書賞白及儼數俱可用近法乾大奮于禮汝又佐之六藝備于吾黨矣子何憾勉之。習祭禮為身近哀情乃主獻升降跪拜以自振。國之桓卒先生聞之大哭易素冠服為位哭奠受弔持心喪三月之桓字公玉深州生員性樂善懇誠敢為邑人王之俊

廬墓苦孝桓通走當道及讞王舉揚田逢年行備得直以佐斧資桓辭之逢年恚曰善不分人乎凡五載卒上達建石坊于之俊墓長顏先生八歲東修長跽求教先生辭桓曰昔董蘿石執贄王陽明不論年桓乃遜蘿石耶卒成禮先生南遊桓步從時年幾七十矣嘗擬草民疏言天下疾苦人笑其愚不恤也老以無子置側凡求嗣必偕齊戒沐浴聯生三子為重光娶婦行醮命親迎饋食饗婦禮。

已卯六十五歲

二月規王法乾不繫念民物法乾引易何思何慮先生曰子自返已至聖人乎元則自愧衰昏不能畫有為宵

有得矣。觀朱子語錄見其于岳忠武也。雖從天下之
公好稱之。有隱忌焉。曰岳飛誅曰岳飛亦橫。曰岳飛只
是亂殺于秦檜也。雖從天下之公惡而貶之。有隱予焉。
曰秦老曰士夫之小人何也。為植秀錢言用人自鄉
約保長與州縣吏胥同祿。更代任用。三年鄉里公課其
功德而上之。邑宰邑升府。府升監司。監司登之朝。以至
公卿。思每晝夜自檢務澄澈方寸。無厭世心。無忘世
心。無怨尤心。無欺假心。方與天地相似。不然昏昏如無
事人老而衰矣。吟詩云。本來一點無虧缺。遭際窮厄
奈我何。自從知得吾儒事。不大行也亦婆娑。三月思
言行不相顧。即欺世也。使路人指為聖人。而一德未立。

一行未成。即盜名也。見禍于天。受侮于人。不亦宜乎。
四月。之桓心喪已闕。以未得往哭。猶不忍歌笑為樂。
十八日。王法乾卒。先生慟哭。為之持總服。期望祭禮俱
廢。五月。送法乾葬。為謀家事。託其門人王懷萬教遺
孤溥。一僧從先生言歸倫。姓姚。名之曰弘緒。字曰昌
齋。思畏友云。亡須時時畏天。不則墮。六月。思三事
六藝若盡亡。三才亦不立矣。所亡者士不以為學術耳。
語修已勿觀性理語錄。抵某家。寅起。賓主皆未寤。思
吾方自愧衰惰。而人猶稱勵精。世運乃至此哉。省過
近多自老大過也。七月。已前不時哭慟。至十九日之
北。泗哭奠釋麻。既而考禮。乃悔誤廢吉禮。蓋朋友麻乃

平服加麻。非總麻服也。謝過于家祠五祀。閏七月。堞
自浙來見先生。命吹篴笙聽之。堞謂先生曰。先生倡明
聖學。功在萬世。但竊思向者束身以斂。心功多。養心以
範身功少。恐高年于內地更宜力也。乃以無念有念。有
事總持一敬之功質。先生曰。然。吾無以進于子。乃于外
出得之。可愧也。敢不共力。乃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
語于日記首。日服膺之。觀毛大可樂書。王草堂書解
正誤。大可先生名奇齡。浙之蕭山人。多學善文。少爲雙
家。構避之四方。康熙戊午。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
已告歸。益邃經學。禮樂易詩書春秋各有論著。一洗舊
儒癩說。草堂名復禮。淑行好學。初年調和朱陸。晚見益

邃著四書集註補書解正誤。駁朱註譌謬。內人顏先生
說。曹敦化以新鄉尙重威。如及朱主一咏先生辭來。
威如辭曰。卓識絕膽。踢籬拆藩。存性學恨。不親孔孟傳。
講治法。真如見三王面。不得已。跳過漢唐。舉首堯天。眼
睜睛總不教塵沙眩。主一辭曰。喚回迷塗。億兆添多。三
存如願。萬邦協和。喜先生壽考作人。聞風起焉。肯蹉跎。
威如主一寄辭俱四拜。堞質所著大學辨業于先生。
大畧言格物致知者。博學于文也。學問思辨也。誠正修
齊治平者。約之以禮也。篤行也。物卽三物之物。格至也。
卽學而時習之。誠意慎獨也。內省也。正心心在也。洗心
退藏于密也。不動而敬也。總之不分已發未發。皆持一

敬孔子所謂修己以敬也。謂心無靜時，祇一慎獨盡之，而非朱子分靜存動察者非也。分靜于動而以主靜爲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而爲其所不覩不聞者，祇屬須臾不可主之也。主之必入二氏矣。先生喜曰：吾道賴子明矣。後爲之作序。八月，語曹敦化曰：論語孔子之經濟譜也。漢高祇得惠則足以使人一句，卽興項王祇犯有司出納一條卽亡。自以衰病敬身功疎，省過自振。九月，安州馮繪升來，以法乾亡與繪升約一年兩會，責善辨學。以衰病不能理他功，惟常習恭，覺萎怠，習恭莊，覺放肆，習恭謹，覺暴戾，習溫恭，覺矜張，習謙恭，覺多言，習恭默，覺矯揉，習恭安。先生以屯子堡水患

益甚，屢請不往。至是，郝公函書至，候安附一契云：顏習齋先生生爲漳南書院師，沒爲書院先師。文燦所贈莊一所，田五十畝，生爲習齋產，沒爲習齋遺產。十一月，省過恐振厲時是助，平穩時是忘。十二月，博野知縣杜公開銓造廬拜見。閩陸桴亭思辨錄。

庚辰六十六歲

二月，把總趙玘光玉來拜，去謂儼曰：汝今日見吾會武夫辭氣乎？對曰：異平日矣。先生曰：因事致禮，因人致對，竊有慕焉。友人不知吾者多矣。三月，朱主一來考習六藝，復具贊令其少子本良從學。一日，習恭忽閉目自警曰：此昏惰之乘也。不恭孰甚。已而喟然嘆曰：天置

我于散地二十有八年。曾不切劘我矣。植秀問曰。何也。曰。困抑不若在蠶之甚。左右共事不若在蠶之才。忽忽老矣。是以嘆也。五月。思法乾不已。因曰。行敬一步。卽若法乾之監我一步也。心敬一念。卽若法乾之範我一念也。何必戚戚爲無益之悲乎。作先君子傳曰。年幾七十。受兄掌面不怒。益恭。此一節也。幾堯舜矣。六月二日。覺天清地寧。風和氣爽。身舒心泰。誠如象山所云。欲與天地不相似不得者。倘如是以死。子張所稱君子曰終。其庶乎。思昔年工程靜敬中檢昏惰。近日昏惰中檢靜敬。七月。徐仲容來問學。思釋氏宋儒靜中之明。不足恃也。動則不明矣。故堯舜之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不見之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謂之三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許恭玉憂學人弱如婦人女子。先生曰。非去帖括制藝與讀著主靜之道。禍終此乾坤矣。八月。高陽李霖沛公寓書問學。稱弟子。謂李命侯曰。法乾卒。良友中再無以聖人相責者。遂泣下不已。十月。思家人有不化者。須諄諄諭之以法齊之。乃書言教法。束人治之。要于日記額。悔過自訟。驕浮二事。十一月。思文王緝熙敬止。若宋人釋之。必寫一派禪宗。大學爲人君五句。乃真熙真敬。十八日。夜就榻矣。聞子弟樵還。復出圍坐。成一聯云。父子祖孫幸一筵共樂。漁樵耕牧喜四景長春。

十二月謂重光曰三達德之定天下也有互用之時有獨勝之時光武戰昆陽此勇德獨勝之時也評堦日譜戒以用實功惜精力勿爲文字耗損口占云宇宙無知已惟有地天通須臾隔亦愧自矢日兢兢思人使之才易使人之才難

辛巳六十七歲

正月十五日祭戶神祝成教重光安五祀龕奉上額正行家衆當者令辟坐者令起淨掃神位拂拭神主置祝鑪前恭揖稟明日寅時恭祭垂簾而退此儀幾四十年皆先生自行今始命孫堦弟培從學二月培請先生之李家莊堦門人管廷耀李廷獻管紹昌皆來齎禮

三月修已侍告之曰浮躁人無德亦鮮福壽吾年少自斷不過三十今幸苟延也子戒之閻公度半日默對嘗闔座稱美四月李甥問孟子盡其心節先生曰盡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知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五月曹乾齋刊存學編六月思小心翼翼翼翼者如翼之飛進進不已也八月堦將入京先生曰道寄于紙千卷不如寄于人一二分北遊須以鼓舞學人爲第一義自傷三老有不下之族墓一也田有管曠二也歌興不長多忘句三也九月語杜生曰道莫切于禮作聖之事也今人視禮之精鉅者曰不能粗細者曰不必是使

聖人無從學也。有志者先其粗，慎其細，學得一端亦可。卽如出告反面，苟行之，家道不亦秩，孝弟不亦興乎？教誥曰：今卽著述盡是，不過宋儒爲誤解之書生，我爲不誤解之書生耳。何與于儒者本業哉？願省養精神，苟得行此道之分寸，吾卽死無憾矣。十二月有惑者盛氣解之，思此卽已惑也。曹乾齋寄所刻存學編至，或言盍走書謝之，先生不可，曰：吾二人不識面，渠以明道也，非以爲我也。何謝？後有問學書至，乃答之。

壬午六十八歲

正月朔日，始祖禰同祀。初先生遵程伊川說，春祭祖秋祭禰。按古禮皆祖禰同日祭，程說非也。質之先生，先

生考而然之。至是改從古禮。聞人稱邊之藩，孝恤二行，曰：吾門有人矣。雪夜重光取薪烘火，他人者近，欲把之，思不可而遠取已薪，先生聞而獎之，曰：克此意可爲聖矣。昏夜不欺一也。義利分明二也。舉念能斷三也。二月四日，哭從姑喪，思禮七十，衰麻在身而已。而況功總，乃定葬日，朔望禮哭，勿傷其餘，但追慕不哭。服膺小心，昭事思任人情之顛倒，事變之反覆，君子之心總不失其對越上帝之常，其幾矣。三月八日，忽思少年最卑污事，因思張仲誠言：鳶飛戾天，一斂翅卽落地。豈不信乎？自今不可任此身頽衰，須日日有工程，但擇老力可能者爲之耳。劉懿叔稱其長郎近勤子職，先

生因獎之語懿叔曰數子十過不如獎子一長數過不
改也徒傷情獎長益勸也且全恩五月四日哭奠從
姑告除總自勘期人過高望人過厚百苦百咎所從
來也或饋肉家人德之先生曰此施百而報一也家
人言報一亦佳先生因自愧一言三失伐善校物器小
思老來懈惰之態不施于身昏慢之慝不作于心無
所鬱累無所貪繫斯學力之驗也已六月自勘曰李
晦夫氣象朴穆全不入世局王法乾專一畏避故皆不
受侮予既甘心沮溺而又不能認確窮則獨善一句且
至誠不足動人恭也皆取恥辱愛也皆招玩侮是誰之
過與思宋儒之學南誤張仲誠西誤李中孚北誤王

法乾皆天生秀傑可為斯人立命者誤常人之患小誤
秀賢之禍大又思呂新吾陸道威材識又高矣亦沾泥
帶水更可惜也族孫保邦初不識字先生愛其勇力
教之武為講鑑史遂漸通文閏六月乃入班行學儀
習恭覺足容微開斂之十四日小便秘幾殆書命瑛
勉力益光聖道已少靜談笑如常夜乃通越數月錢侍
請曰剛主會請于師以習齋作千秋公所門人恭祀師
主集則講習其中先生可手書一紙先生許之七月
先生聞某不分父勞嘆曰古者弟子為學即教之事父
事兄服勞奉養今學讀書作文必袖手靜坐安其身而
奴隸其父兄此時文取士之害讀作為學之弊也八

月思大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用人小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爲人用。聞師賈金玉卒奔哭持心喪五日罷無時哭猶朝夕哭葬時率門人往哭送。九月河南周尋价堪執贄從學先生率行釋菜禮于先聖傳之經濟囑以勿爲書生所誤。培始編日記求教誨之日務有恒。

癸未六十九歲

正月或求教授書文先生曰衰疲自知天廢姑舌耕以濟絕糧亦可也。于是曹可成田得豐郝昂郝夢祥郝夢麟來從遊。清苑馮辰拱北書來問學答之。六月大興王源价堪執贄從學先生辭不受固請乃受之。同文

升剛主道吾友英雄之氣與夫文章識力想望久矣。近又聞因剛主言爲省身錄從事身心尤使僕喜而不寐。過謙不敢當然相期于周孔之道者寧有旣乎。願斷自今一洗詩文之習實力聖學斯道斯民之幸也。因問曰聞子知兵其要云何對曰源何足知兵要但以爲不過奇正而已。又曰假以烏合數千使子治之何法爲先對曰莫先束伍先生躍然曰子真其人矣。次日率源祭告孔子行釋菜禮祝聖陰佑使之成德興行有功乾坤評省身錄勉以遷善改過源問刀法告之源紀二詩曰離迷黍黍問南村慚愧擔簦五柳門十載低顏隨燕雀半生孤眼橫乾坤先生有道青雲上今日從遊皂帽尊虞

夏高歌人未老無邊風雨正黃昏。藜羹麥飯話情親。今古興亡賴有人。破屋寒飛宵練影。荒籬遠隔夕陽塵。直將文武傳洙泗。未許安危係洛閩。山勢東蟠滄海盡。應知燕趙自生申。七月。搆使弟培門人陳兆興爲共學會。以日記質之先生。搆質所撰小學勺舞儀節畫舞位。執干戚羽籥以舞。先生觀譜監之。八月。評培日記曰。旣脫俗局。而高視遠望。再斂空虛。而自卑自邇。則可與適道矣。嚴侍言有心疾。曰。習行于身者多。勞枯于心者少。自壯。一日。曹可成觀天象。言寅時東方見黑雲。似雨兆。然不大。次晨果微雨。先生曰。若可成者可與傳瞻天之學矣。九月。祭孔子。祝曰。李培從元及其况。

搆學日記。逐時自省。改過遷善。因之元門下。任修己。爾儼及門人李植秀鍾鉞各集冊。互相糾繩。元亦用自振拂。庶末路無躓。惟神相之。訂搆所譜小學。十月夜。坐久無情容。爲修己述故友劉肇南以六十鄉宦。失一出告受跪責于其母事。十一月。語可成曰。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稱子賤霸王之佐。論由求等從政。及子貢孟子之稱孔子得邦家得百里而君。聖賢之學之德。可想矣。宋人相推有是乎。先生見學堂禮器禮位。乃知諸子自習禮也。錢蓋倡之私喜。培來與鉞習勺文舞式。教培痛除假冒將就。十二月。齊憑案者再因思古人之老也。行有杖。馮有几。是古人固不諱老。齊之日。

不拘行立坐臥以一心思神而不忘為主不必盡莊坐也。

甲申七十歲九月二日酉時先生卒。

正月朔日祀祖禰祝文末曰尚其冥佑末路乾乾寡增罪戾庶保降衷以歸元。率門人習禮先生作通贊新歲習勤也必終肄三。漢軍崔璠奠若來問學先生謂之曰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亡也亡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十五日行學儀有後至者乃命凡遇行禮日專任一人或輪班傳呼齊集務于先生未出前嚴辦聽候勿悞。自勸一生勉于明虞周之政學孔孟之學尊祖敬宗老老恤孤隆師重友闢邪

衛正改過修慝日新時惕凜乎帝監勿負蒼生乃年及七十而反身自證無一端可對堯舜周孔而無慚者且有敗壞不可收拾如化族一事良可傷也。戒子侄後日斂用布勿以絲帛。二月朔日習禮先生主獻問諸子有失儀否儼曰無失且始終恭敬。謂門人曰孟子必有事焉句是聖學真傳心有事則心存身有事則身修至于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統治統俱壞故乾坤之禍莫甚于釋氏之空無宋人之主靜。與門人言博蠡修河法曰北人祇思除水患不思興水利不知興利卽除害也。二十日看書儼曰伯父言誦讀為病而又犯之況年邁宜養先生笑置之曰子弟不當

如是乎。族祭。養三盞及限。若有醉意。乃坐久止一盞。較指輸一盞即止。曰吾事水學。不外分濬疏三字。聖王治天下。亦祇此三字。三月。將以銀易新冠。思此門人周璿所寄遺者。當為天下公用之。不可以私華其身。乃易紙抄。喚迷塗。思生存一日。當為生民辦事一日。因自鈔存人編。遊西圃。可成從。因言王五公之教于。陶陽也。謂主人曰。吾登山。即偕弟子登山。玩水。即偕玩水。吾吟酌。吾看花。吾步騎射。無不弟子偕。諸公勿問也。祇取弟子學問科名勝人耳。學且勿論。其門人甲遂中進士。即帖括也。豈僅在誦讀哉。書立心高明。俯視一切于記首。四月。謂門人曰。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養弟

子使大夫國人矜式。是以宋儒待孟子也。孟子志作名世。烏肯居哉。倘以留宋。儒必悅。使繙朱註。程子果曰。齊王處。孟子未為不可。慨然嘆曰。程朱之學。焉得冒孔孟之學哉。十二日。素服行忌祭禮。其祝末曰。嗚呼。顯考饗哉。知兒之將獻。尚得幾時哉。悲咽哀愴。何有極哉。朞來叩稟。應郟城知縣溫公益修聘。因議南遷。先生曰。吾夙志也。然屢謀不遂。而竟昏耄。天殆使我葬斯土也。已矣。五月。坐塲中。覺脊骨俯屈。振起習恭。二十五日。恭以往郟城拜辭求教。先生曰。持身莊。力斷文墨。愛惜精神。留心人才。佐政仁廉。足民食用。特簡武壯。不問小過。出入必慎。交遊勿濫。恭拜受行。後先生悽然。

許恭玉來言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書生文字于建國規模山河險要未詳也先生曰豈惟是哉自帖括文章遺禍斯世即間有考纂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矣六月沐後見指肉紅潤甲色穩秀嘆曰天何不使我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也以祭中雷齊戍卧以致思覺不專一則坐坐覺不專一則立期不以暑困勝吾心之齊思修其天爵以要人爵雖文武盛時不能保無其人也惟修之久則習與性成功名之事皆性命之事矣即或虛假而有此一修其存天理成人材者亦不淺故戰國才俊猶盛後世此周公立法之善也今時文取士求一修天爵以要者亦安可得哉七月謂門人曰心性

天所與存養所以事天道義師所授習行所以事師

曹可成死先生哭之慟爲素服十二日八月二日

夢中大哭父闔巷皆聞十一日行中矩習恭十二日

行中矩已而習恭坐如泥塼夜半左肋下病發兒時

積也十三日習恭者二十五日行中秋禮獻先祠

瓜果酒肉夜與修已爾儼爾儀重光飲月下不歌不能

忘可成也二十五日寢疾李植秀鍾鉞俱來侍二十

七日張振旅張智吾來視起冠智吾曰病何必冠先生

曰卧則脫起則冠固也三十日王巽發王濬王澤王懷

萬王溥王繩其來候命人扶揖九月朔日張文升來

視疾二日辰令燂湯沐浴浴培及賈子一來視疾先生謂

門人曰天下事尚可爲汝等當積學待用申命自學舍
遷于正寢酉卒面貌如生安陽徐适聞訃北面拜哭
正弟子禮恭聞訃自郟城奔回哭奠與及門培邊之
藩顏修己李植秀顏爾儼鍾鉞賈易田得豐郝品郝夢
騏執喪衰服加絰紳士許璠彭大訓等百餘人共奠嗚
嗒爲祝曰嗚呼秦火焰而大道隱講壇盛而學術岐悠
忽者千餘年昧痛者數百載乃今始得一先生而先生
又忽逝也悲哉天之于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先生崛
起側陋直以聖道爲己任以爲聖人必可學而至希賢
則已卑才總帥即能幹帥門內難及長躬灌園事恩
甘毳隨欲敬進雖勞不怨日五漏起坐必直首端身兩

足分踏地不踰五寸立不跛股不搖穰行折必中矩周
旋必中規盛暑終身未嘗去衣冠尊長恤族里與王法
乾十日一會糾日記記詳十二時言行時下圈黑白別
欺嫌好言論行嘗忤俗然生平無一言非道無一事不
以堯舜周孔相較勘朔望謁家祠二時祭以及冠昏力
行古禮居喪倚廬聖室衰麻無時哭三年不懈雖功總
皆如禮無少假待妻如君撫子如師屋漏獨居身未嘗
傾欹是爲先生之躬行非其有一介不取一錢贈必報
邑令約車騎造齋下拜惟遣子弟答士民公舉德學苦
孝學使者李公巡撫于公將交章上薦先生力沮若傷
之乃止是爲先生之守慨然謂周孔之道在六德六行

六藝後儒以靜坐致良知參雜異端。纂吾心之德且鄉黨自好。遂負高誼。罕見一一考行古道。絲髮不苟者。至攻詩文纂章句。羣趨無用。而先王兵農禮樂之藝。嗒然喪失。以致天地不得位。萬物不得育。乃定課外。整九容。內顧明命。一致加功。自終日迄夕。乾乾惕若。家禮學規。酌古準今。務曲當。帥弟子分日習禮。習射。習樂。習數。習書。考究兵農水火諸學。學堂中洒掃潔甚。琴竽夾拾。籌管森列。衆生揖讓進退。其間已而歌謳舞蹈。唐宋後儒。室久不見此三代威儀矣。于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以立教。是爲先生之學術。而謂先生之生徒然耶。天無意耶。故嘗謂先生之力行爲今世第一人。而倡明聖學。

則秦後第一人。海內文士無論卽稱篤儒致行者。與先生疎密固大有間。而至于秦火之餘。如董仲舒。鄭康成。文中子。韓昌黎。程明道。張橫渠。朱晦庵。王陽明。其于學術皆顧此蹠彼。甚至拾潘捉風。浸淫虛浮。而以亂聖道。嗚呼。千餘年于茲矣。先生生亦晚。近居蓬藁。孰傳之孰啓之。一旦爬日抉月。堯舜周孔之道。拾之墜地。而舉之中天。奚其然耶。豈天道運會一盛一衰。堯舜盛以至于周。秦衰而邇迤至明。自此以後。乾旋坤轉。聖道重明。斯民蒙福。故特生其人耶。乃少困以患難。中阨貧賤。內苦于家庭。外之聞者。或疑或信。或謗且滋。而且奄忽以去。抑天地之氣如燭。炮火燼已成灰。滯後轉螢。點紅豔炯。

然自照而竟燿耶。嗚呼！吾無以知天矣。嗚呼！慟哉！凡我
同人皆有後死者之責。其何以不負先生。其何以終邀
福于天。先生之神萬世不磨。矧茲旦夕而不予臨。嗚呼！
哀哉！尚饗。李植秀挽聯云：持身矻矻備歷錯節盤根大
德行二千年後無雙士。樹議巖巖直排迷途岐路真學
術十八代來第一人。鍾鉞聯云：手著四存繼絕學于三
古。躬習六藝開太平以千秋。顏爾儼聯云：關外尋親遠
水東西欽大節。洛中辯道嵩山南北識真儒。張文升上
私諡曰文孝先生。十二月六日葬于北楊村西祖塋。
崇與及門諸子送葬。哭慟失聲。葬返從孝子爾儀。孝孫
重光行虞祭。相向哭盡哀。持心喪三年。先生卒前遺

囑子孫以習齋爲門人公聚學習之所。崇等共議懸扁
門額曰習齋學舍。敬書神牌曰顏習齋先生神位。供于
習齋。晨興設祭告。以後每年二八月上辛公集致祭。講
習先生學術。乙酉四月鄆城知縣溫德裕刊先生存
性存人存治三編于鄆城。六月崇修先生年譜。丙
戌八月王源哭奠先生于習齋學舍。十月訂先生年譜。

跋

閱顏習齋先生年譜見其自幼英毅慨然有志于聖道切已束修壯而明周孔不傳之學禮樂兵農實履其事晚年上達所見益精貫其德彌上心彌歉倍加淬勵造世之志無頃刻忘行已教人乾惕如一日嗚呼此真周孔之道之學也璋自甲申秋閱國語感古人父子君臣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莫不實有規畫自反無似因發憤與鄭君知芳共學乙酉立日記記得失過惡以自考抵上谷始聞先生而先生已沒不可見矣嗚呼何璋之不幸哉雖然其言與行俱在穆然思之如見先生璋苟能孜孜不懈學先生之學是即親受教于先生也况

顏習齋先生年譜

有剛主李先生身得其傳諄諄以此道提誨就而正之
猶見先生也又何憾焉是在自勉而已康熙丁亥三月
棘津後學張琬璋謹識

揚子云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嗟乎模範
詎易得哉今觀顏先生年譜誠哉模範矣平居每歎大
儒自命而誤以面壁爲存養章句爲學問如焚鼎造木
至於言行相違借名行私者又不足道也今得先生模
範竊有志焉但自顧鄙陋不知果能私淑以善其身香
也行滋懼矣丁亥朔月後學鄭知芳拜識



猶見金... 何... 百... 而... 誠... 夜... 聖... 謙... 謙...

楊子云務學不如務求... 師者人之... 能身得哉今... 先生年... 謙誠... 此... 備... 命... 而... 設... 以... 而... 登... 爲... 存... 善... 章... 刻... 爲... 學... 以... 知... 於... 事... 至於... 自行... 相... 進... 借... 行... 也... 有... 又... 不... 是... 消... 他... 人... 存... 氣... 充... 於... 說... 病... 有... 志... 爲... 聖... 賢... 自... 願... 願... 不... 能... 此... 也... 已... 行... 愆... 懈... 矣... 不... 宜... 有... 月... 後... 聖... 賢... 知... 矣... 矣...

